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六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費誓

費音祕

費近魯地名。魯師徂於費而誓之也。蓋史敘其辭焉。費亦作盼。○謹案魯頌稱王曰叔父。建爾元子。俾侯于魯。此成王告周公之辭也。魯公伯禽就封卽位。蓋在成王元年。卽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時也。大誥序曰。武王崩。三監及淮夷叛。周公相成王。將黜殷。此其時矣。故費誓序曰。魯侯伯禽宅曲阜。言就封之始也。史記曰。武王封周公于曲阜。周公不就封。留佐武王。於是卒相成王。其子伯禽就封。又曰。伯

禽卽位之後。有管蔡等反也。淮夷徐戎亦竝興反。於是伯禽率師伐之。於盼作盼誓。是也。禮記稱子夏問曰。三年之喪。卒哭。金革之事無辟也者。禮與。初有司與。孔子曰。吾聞諸老聃曰。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。言禮者。謂伯禽蓋有母喪。而費誓焉。急王事也。儀禮喪服。父在爲母。傳曰。何以期也。屈也。至尊在。不敢伸其私尊也。父必三年然後娶。達子之志也。故父在爲母期者。禮也。而亦稱三年之喪。左傳曰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。后之喪其一也。然則費誓與大誥不當相次乎。衛武公詩抑及賓之初筵亦次於周雅閒也。經曰。甲戌我惟征徐戎。蓋諸侯無專征。今誓言曰。征者。明魯奉王命而征之也。故繫之周書。衛武公詩其

自警者。諸侯之風也。而入爲周卿士。意存王室。則周雅錄焉。費誓其可推也。今費誓次於呂刑之前。失其次矣。鄭氏古文本已然。蓋存其舊而不敢改之也。猶周書多方亦失其次爾。僞古文本遽以費誓改次於秦誓之前。僞傳以爲此二誓者皆侯國事。而繫之周書。猶詩周頌之後。錄魯頌也。是烏知古本文侯之命。與秦誓固相次乎。此見周所以衰。而秦所以興也。聖人有微意焉。不可亂也。辟音避。禮與平聲。畔音庇。有爲爲母。讀爲去聲。期與其同。

述曰。費說文引作𡗗。周官雍氏注同。蓋古文也。大傳作鮮。史記作盼。與畔通。皆異文也。史記索隱云。盼卽魯季氏費邑。孫氏云。盼與費蓋聲相近爾。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也。隱

元年左傳云。費伯率師城郎。蓋春秋之初。則爲國也。僖元年左傳云。公賜季友之田。及費。蓋魯并之也。僞傳云。費魯東郊地名。非也。此以書序言東郊不開者。而爲之說爾。引魯頌者。詩闕宮文。曲阜。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也。蔡傳引呂氏說。以爲費誓在伯禽初封之時。而其年無斥實焉。蔡於洛誥。以爲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。是也。其言周公避居二年而後東征。非也。詳金縢篇。蔡於多方。又以爲費誓在成王卽政之時。則亂於僞傳者也。僞傳言洛誥命公後者。以爲成王卽政。伯禽就封也。失之矣。引禮記者。曾子問文。禮注引柴誓而說之云。急王事也。禮疏云。伯禽爲母喪也。引左傳者。昭十五年文。其上文云。六月乙丑。王太子壽卒。

八月戊寅。王穆后崩。蓋言景王者也。儀禮喪服。父爲長子。傳曰。何以三年也。正體於上。又乃將所傳重也。詩序云。抑衛武公刺厲王。亦以自警也。或疑武公爲諸侯。不當厲王時矣。繇今攷之。詩疏引侯苞韓詩說云。衛武公刺王室。亦以自戒。行年九十有五。猶使人日誦是詩。而不離於其側。蓋韓詩言王室也。而不言厲王也。詩序云。賓之初筵。衛武公刺時也。武公旣入。而作是詩也。此淇奥序。所謂入相於周也。後漢書孔融傳注。引韓詩說云。衛武公飲酒悔過也。此言其自警也。姜氏炳章云。此猶微子言紂惡。而曰我用沈酗于酒也。蓋刺時。則王室賴之矣。書堯典疏云。百篇次第。於序孔鄭不同。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。第九十九。鄭

以爲在呂刑前。第九十七。蓋疏言其不同者。僞孔改鄭本之次也。故疏云。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。蓋疏言鄭原於賈也。賈傳古文者也。且据疏言之。鄭本蔡仲之命在費誓前。第九十六。此同時之書。而皆失其次也。定四年左傳云。管蔡啟商。甚閒王室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。以車七乘。徒七十人。其子改行率德。周公舉之。以爲己卿士。見諸王。而命之以蔡。蓋此必在踐奄之後矣。書序云。成王東伐淮夷。遂踐奄。作成王征。今僞孔以蔡仲之命改次于成王征前。非也。以此知僞孔所改次者。妄改之也。左傳釋文云。蔡蔡叔。上蔡字。素達反。杜注云。蔡放也。

公曰。嗟。人無譱。聽命。徂茲。淮夷。徐戎。竝興。

譱戶瓜反

公者國人尊其君之通稱也。嗟咨歎聲。人者鄭氏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也。無譁者毋謹也。聽命者聽誓也。徂存也。往也。茲此也。謂費也。蓋存者在此而留待也。往者繇此而進征也。淮夷應三監之叛。連徐戎以興。徐戎之叛。淮夷主之也。故二者竝興而先淮夷。猶春秋之義主兵者先書也。此魯征徐戎而不可不言淮夷也。興起也。言在費而存留。繇費而往征。今存留而將往征者此費焉。以淮浦之夷及徐州之戎皆竝起亂也。魯在徐州。經下文所以言征徐戎也。謹音喧

述曰。春秋書葬十二公皆書公焉。尊其君也。春秋書葬佗國之君亦書公焉。蓋通稱也。非必其爵爲公也。詩泮水云。

魯侯戾止。又云。從公于邁。其義也。猶五等之君。皆曰諸侯。非必其爵爲侯也。釋詁。嗟咨義同。鄭義見書疏。鄭不惟言軍人者。以下文求之。居人亦所戒也。說文云。譁譁也。經曰。徂茲。蓋二字句也。夏書曰。念茲在茲。其句例不同而同也。釋詁云。徂存也。又云。徂往也。蓋有所往。則有所存矣。梓材所以言肆徂厥敬勞也。今有所存。則又有所往矣。費誓所以言徂茲也。皆義之兼訓而相生者也。漢志云。古文讀應爾雅。信哉。僞傳云。今往征此淮浦之夷。徐州之戎。竝起爲寇。蓋徂茲屬下讀焉。於文未適也。江氏云。往征此淮夷。徐戎。竝起爲寇者。此於僞傳小變之矣。然經下文云。甲戌。我惟征徐戎。不言征淮夷也。書序云。成王東伐淮夷。今以爲

魯竝征之也。豈其然乎。蔡傳引蘇氏云。徂茲猶曰往者。蓋以爲昔淮夷之興叛也。此以僞傳於多方言。淮夷屢叛者。誤之也。豈有徵文者邪。且如其說。而下文無今者云何。則往者興叛。今何爲而誓師乎。亦於文未適也。孫氏云。聽我敎命。往此費地。然在費而誓。不當曰來此邪。禹貢云。海岱及淮。惟徐州。故詩常武云。率彼淮浦。省此徐土。言淮北之夷也。詩閟宮云。遂荒徐宅。言魯在徐州也。周官雍氏注云。時秋也。伯禽以出師征徐戎。周官釋文云。徐。劉本作郟。說文云。郟。邾下邑也。魯東有郟城。史記魯世家云。頃公十九年。楚伐我。取徐州。徐廣云。徐州在魯東。今薛縣。郡國志云。魯國薛縣。六國時曰徐州。今在山東兗州府滕縣也。

善敎乃甲冑。敵乃干。無敢不弔。備乃弓矢。鍛乃戈矛。礪乃鋒刃。

無敢不善。

敎力彫反。冑直救反。敵居天反。弔音的。鍛丁亂反。

呂氏謂此先戎備是也。敎蔡氏謂縫完也。乃猶汝也。敵鄭氏謂猶繫也。甲以蔽身。冑以冒首。古皆以革爲之也。干以扞外。詩所稱龍盾之合也。弔至也。蓋善敎者當善敵。毋敢不至於善也。下文則亦惟曰善矣。備者弓矢之利而一弓百矢也。鍛鍊礪磨也。弓矢以命中。戈以擊敵。矛以刺敵。鋒刃統雜器而言。故終舉之也。甲冑及干皆自衛者焉。弓矢長兵也。戈矛鋒刃短兵也。長短互用。皆攻入者焉。蔡氏謂先自衛而後攻人。其序也。○謹案諸戎器必稱乃者何也。明乎乃自爲之。用其所可爲之器。而非佗求也。攷工記曰。

鄭之刀。宋之斤。魯之削。吳粵之劍。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。地氣然也。乃自爲之。則無弗能爲良者矣。敵國豈能制乃之死命乎。故凡爲戎器也。地不同。時不同。則器不同。其乃自爲之者。蓋無不同。

扞侯輪反。刺七亦反。佗與他同。斤舉欣反。削相入聲。

述曰。敎史記訓陳。說文云。敎擇也。引此經而說之。蓋縫完者。則陳之而擇其不完矣。其義相因也。書疏引鄭云。敎謂穿徹之。蔡與鄭義同。而蔡義尤易明焉。說文云。敎繫連也。引此經而說之。鄭義見書疏。攷工記函人云。犀甲七屬。兕甲六屬。合甲五屬。蓋縫革而屬之也。說文云。胄兜鍪也。兜鍪首鎧也。而云。司馬瀼。瀼从革。蓋胄亦縫革也。其異乎秦漢後。甲冑以鐵者邪。于及戈矛。詳攷誓篇。引詩者。小戎文。

毛傳云。龍盾。畫龍其盾也。合。合而載之。是也。干者。盾也。敵則合焉。書疏引鄭云。弔。至。猶善也。今攷釋詁云。弔。至也。鄭言至。猶善者。其於此經。則複矣。易繫辭傳云。弧矢之利。弓者。弧也。文侯之命云。彤弓一。彤矢百。蓋一弓百矢也。詩閟宮云。束矢其搜。毛傳云。五十矢爲束。蓋以總束百矢者。而分之歟。詩公劉云。取厲取鍛。毛傳云。鍛。石也。鄭箋云。鍛。石所以爲鍛質也。廣雅云。鍛。椎也。夫椎者。火金而石以鍊之也。旣鍊。則水以淬之矣。蔡傳云。鍛。淬也。於義未悉也。昭十二年左傳云。磨厲以須。遂云。吾刃將斬矣。蓋言鋒刃也。厲與礪通。以攷工記言之。斤者。斧之宜乎斫也。削者。刀之宜乎削也。盤庚所謂制乃短長之命者。死命也。蓋制其命。則

短其長而死矣。而敵國何制焉。

今惟淫舍牯牛馬。杜乃獲。斂乃弇。無敢傷牯。牯之傷。汝則有常刑。

舍去聲。牯音谷。獲華化反。又音獲。斂乃協反。弇與隣同。

此慎軍舍也。蔡氏謂此令軍在所之居民是也。淫大也。詩曰。既有淫威。舍止也。兵彊三十里爲一舍。今止於費。命築命征。非一舍之常而已。故曰大舍焉。牯牛馬牢也。言今惟大舍於費。而牢牛馬也。杜。閉也。獲。謂爲機以獲獸者。斂。塞也。弇。謂爲坎以陷獸者。常刑。常典之刑也。蓋牛以行輓運。馬以行兵車。皆軍興所宜急者。苟納牯於機坎之中。則傷牯矣。故以常刑戒之也。

輓音挽。

述曰。呂氏謂此除道路非也。牯不在道路者也。淫。大釋詁。

文引詩者有客文。周官大司馬云。中夏教芟舍。注云。芟舍。草止也。軍有草止之瀆。蓋舍者止也。詩采芣鄭箋云。日行三十里。可以舍息。蓋兵瀆也。僖二十八年左傳。三舍注義同。僞傳云。大放舍牯牢之牛馬。言放牧也。蔡傳略同。非也。旣大放之。則非牯矣。下文何以言牯之傷乎。費今近敵。宜牯不宜放也。況大放乎。將敵至而後求之乎。書疏云。鄭以牯爲桎梏之牯。施桎於牛馬。使不得走失。或曰。蓋鄭訓舍爲施也。然何以爲大施邪。或曰。舍者牛馬之休舍也。然今言軍舍。則大舍也。牛馬在其中矣。如或說。經不當以牛馬先立文邪。說文云。牯牛馬牢也。周書曰。今惟牯牛馬。蓋大徐本也。無淫舍二字。小徐本有淫字。無舍字。蓋文之脫爾。

釋文云。杜。又作。𡗗。說文云。𡗗。閉也。周官。真氏云。掌設。弧張。爲。阱。獲。以。攻。猛獸。𡗗。與。阱。通。雍氏云。春。令。爲。阱。獲。溝。瀆。之。利。于。民。者。秋。令。塞。阱。杜。獲。彼。注。引。此。經。而。說。之。謂。時。秋。也。殆。不。必。然。也。雍氏。常。令。非。軍。令。也。書。疏。引。鄭。云。山。林。之。田。春。始。穿。地。爲。𡗗。或。設。獲。其。中。以。遮。獸。獲。𡗗。𡗗。也。今。攷。魯。語。云。鳥。獸。成。設。𡗗。𡗗。此。鄭。說。所。繇。也。蓋。以。木。枝。誤。獸。而。有。獲。也。今。不。出。之。者。爲。獲。之。機。非。必。𡗗。𡗗。也。大。傳。云。獲。捕。獸。機。檻。亦。其。義。也。釋。文。云。獲。華。化。反。徐。戶。覈。反。蓋。徐。音。獲。其。義。亦。爲。獲。焉。以。聲。轉。而。義。生。也。段。氏。云。覈。譌。作。覆。集。韻。以。入。一。屋。此。不。察。也。說。文。云。斂。塞。也。引。此。經。而。說。之。中。庸。云。墾。而。納。諸。罟。獲。陷。阱。之。中。則。軍。舍。可。不。慎。乎。

馬牛其風。臣妾通逃。勿敢越逐。祇復之。我商賚汝。乃越逐不復。汝則有常刑。無敢寇攘。踰垣墻。竊馬牛。誘臣妾。汝則有常刑。祇音支

呂氏謂此嚴部伍是也。牝牡相誘。謂之風。鄭氏謂風。走逸也。周官曰。臣妾聚斂疏材。又曰。其奴。男子入于罪隸。女子入于春槩。蓋男爲人臣。女爲人妾。此卽下文之運糧芻者。皆及軍而遂反也。故其臣。不稱士卒焉。則其妾。亦非以婦女從軍矣。遁。亡也。言亡逃也。勿敢者。禁之之辭。越。踰。逐。追也。詩曰。爰喪其馬。于以求之。于林之下。言踰次而追之也。祇。敬也。復。反也。易曰。喪馬。勿逐。自復。商。賚。賜也。乃。猶若也。不復者。不反之也。易曰。喪牛于易。終莫之聞也。蘇氏曰。

軍以各居其所爲濫。若聽其越逐。則軍或以亂。亦恐姦人
規亂我軍。故以發之。禁其主不得逐。則軍自定。得此者當
敬復其主。我度以賜汝。若其越逐。與其得而不復者。皆有
常刑。是也。無敢者。毋敢也。猶勿敢也。鄭氏曰。寇劫取也。因
其亡失。曰攘。是也。垣者。卑牆也。牆者。高墉也。蓋居民之室
家也。爾雅曰。牆謂之墉。梓材曰。若作室家。旣勤垣墉。誘者
導之遁逃也。言毋敢爲寇攘。其敢爲寇攘者。踰入居民之
室家。或竊盜焉。或誘亡焉。則常刑所不貸矣。○謹案岳武
穆之治軍也。敵爲之語曰。撼山易。撼岳家軍難。非其部伍
之嚴。而能若是乎。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。立斬以
徇。其卒夜宿。民開門願納。無敢入者。其所爲軍濫。宋史稱

之。蓋與此經之義隱相符也。嗚呼。後世以民養兵。以兵衛民。而兵或且爲民之寇。則何以禦寇哉。隸音遠春音中素與稿同喪去聲度

徒落反于易山易之易以智反慈音

述曰。兵。以五人爲伍。統於部將。則爲部伍焉。僖四年左傳云。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服虔注云。風。放也。牝牡相誘。謂之風。僖二十八年左傳云。晉中軍風于澤。杜預注云。牛馬因風而走。皆失之。則風者。走逸也。蓋風之於物。相感而行。馬牛相誘者。猶然也。鄭義見史記集解。下引鄭同。又鄭云。臣妾廝役之屬。蓋鄭以爲給軍中廝役也。若宣十二年公羊傳所稱廝役者也。此可以言臣。不可以言妾也。漢書李陵傳云。陵曰。吾士氣少衰。而鼓不起者。何也。軍中豈有

女子乎。陵搜得。皆斬之。則妾爲厮役。非兵瀟也。僖二十二
年左傳云。戎事不邇女器。此古之制也。引周官者。大宰及
司厲文。大宰注云。臣妾。男女貧賤之稱。晉惠公卜曰。將生
一男一女。男爲人臣。女爲人妾。蓋注据僖十七年左傳也。
又注云。疏材。百草根實可食者。今經下文言芻茭。亦疏材
之類也。司厲注云。奴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。又鄭司農云。謂
坐爲盜賊而爲奴者。輸于罪隸。春人。稟人之官也。今以周
官攷之。罪隸。百有二十人。春人。有女春。稟人。有女稟。此臣
妾之繇也。今經下文言糗糧。固春稟之事也。繇是言之。凡
運芻糧者。皆以給軍而及軍焉。旣及。則遂反矣。墨子備城
守篇云。守瀟五十步。丈夫十人。丁女二十人。老小十人。此

言城守之急。死亡之變。若唐書言張巡之守睢陽者也。非常瀆也。故丁女倍於丈夫。而老小皆備焉。書疏云。古人或以婦女從軍。孫氏据墨子。而謂疏爲是也。失之矣。費誓之時。豈宜非常瀆者乎。詩東山云。婦歎于室。小戎云。言念君子。蓋詩自常瀆言之。皆以婦女無從軍。故爾。不然。何不相從而徒歎念之哉。說文云。逋。亡也。越。逾也。逐。追也。踰。與逾通。引詩者。擊鼓文。詩執競毛傳云。反復也。今轉注之。引易者。睽初九及旅象傳文。漢志云。商之爲言章也。物成孰可章度也。蓋章度。則度之矣。孰。與熟通。釋詁云。賁。賜也。戰國策云。齊無天下之規。蓋規畫而謀之也。寇。攘。詳康誥及呂刑篇。引爾雅者。釋宮文。

甲戌。我惟征徐戎。峙乃糗糧。無敢不逮。汝則有大刑。魯人三郊。
三遂。峙乃楨榦。甲戌。我惟築。無敢不供。汝則有無餘刑。非殺。魯
人三郊三遂。峙乃芻茭。無敢不多。汝則有大刑。峙直里反。糗去
九反。楨音貞。榦

干去聲。芻初
俱反。茭音交。

呂氏謂此立期會是也。甲戌者先期之日也。論語曰。慢令
致期。謂之暴。今先期之也。經上文曰。淮夷徐戎竝興。今獨
言征徐戎者。書序謂成王東伐淮夷也。征者魯奉王命而
征之也。大誥稱成王告庶邦君曰。肆朕誕以爾東征。魯當
奉焉。禮曰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。此周官所謂八命作牧者。
蓋魯以州牧帥諸侯。近征徐戎也。峙乃糗糧。不獨言魯人
者。元吳氏謂諸侯同征。糧當自齎。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。

是也。魯人費人在其中矣。峙具也。糗者熬擣爲乾餼也。糧者行道穀食也。逮及也。此而不及。壹食不繼。敵乘其饑。無論其不供不多矣。故以不及爲戒也。大刑者。馬氏謂死刑也。言魯人以別之者。蘇氏謂當時有諸侯之師也。邑外曰郊。郊有鄉焉。郊外曰遂。遂者郊之副也。蔡氏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。大國三軍。故魯三郊三遂也。木在牆兩端而正其築。謂之楨。木在牆兩旁而固其築。謂之榦。今言築城也。此若易供者。然人疑一日之閒。既使之征。未必又使之築。將有不供矣。故以不供爲戒也。甲戌之日。以是日征。是日築者。蔡氏謂彼方禦我之攻。勢不得擾我之築也。不言所築之地者。兵尙神秘也。詩言南仲之築曰。城彼朔方。而

其先則惟曰。往城于方。亦不言其地也。後世爭地利而築之速者。經固開其先矣。無餘刑。非殺者。王氏謂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。無遺免者。入于罪隸。不殺之是也。蓋特不殺之爾。其坐者必無遺。明乎乏軍興則誤國。而軍濫之嚴若此。俾其家人皆相戒焉。庶幾其終不誤也。芻者。生芻也。焚者。鄭氏謂乾芻也。此若易多者。然人常賤馬牛之食。而忘軍人賴馬牛以存。將有不多矣。故以不多爲戒也。楨榦。芻葵。獨言魯人者。蔡氏謂地近而致便也。○呂氏曰。禹之家學。見於甘誓。周公之家學。見於費誓。啓之嗣位。驟當有扈之變。伯禽之就封。驟當夷戎之變。其誓師若老於行陣者。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。蓋本末無遺也。

帥音率。肅。祖。稽反。熬。敖平聲。搆音討。

乾音干。驟才候反。
行陣之行音杭。

述曰。惟征。白虎通引作維征。蔡傳云。淮夷徐戎並起。今所
攻獨徐戎者。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。此蔡未察乎
淮夷爲王師所伐也。當是時。徐戎因淮夷而起爾。使魯獨
攻徐戎。而非王師伐淮夷。則淮夷不救徐戎乎。引禮者主
制文。引周官者。大宗伯文。僞傳云。伯禽爲方伯。監七百里
內之諸侯。帥之以征。傳言七百里者。非也。禮明堂位云。封
周公於曲阜。地方七百里。此記者之誣也。孟子云。周公之
封於魯也。爲方百里也。豈不信乎。詩閟宮云。錫之山川。土
田附庸。禮注據之。以爲七百里者。兼附庸言之也。夫附庸
若顓臾者。論語稱其在邦域之中矣。今封方百里。而附庸

方六百里。以是爲邦域。將未大於本之甚乎。孟子云。今魯方百里者五。不言其方百里者七也。孟子不且云在所損乎。僞傳知七百里不可以爲封也。則又以爲監焉。王制云。千里之外。設方伯。八州。八伯。又云。州方千里。蓋州牧之職也。則所監者。豈惟七百里乎。蓋傳失之矣。文侯之命云。用賚爾秬鬯一卣。彤弓一。彤矢百。此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。詩旱麓毛傳云。九命。然後錫以秬鬯圭瓚。其義也。繇是推之。禮所謂賜弓矢然後征者。八命作牧也。以所賜非秬鬯也。今明乎魯爲州牧者。以經之言征。蓋統諸侯而征之也。經所爲言魯人以別之也。時具。釋詁文。禮內則注云。糗。糗熬穀也。蓋旣熬而擣之也。說文云。糗。熬米麥也。周官康

人注云行道曰糧。蓋若兵遽言千里餽糧也。餽糧猶齎糧也。說文云。糧。穀食也。蓋不熬不擣者也。說文云。餼。乾食也。周書曰。時乃餼糧。蓋餼糧與糗糧皆音之近爾。皆文異而義同。詩伐木云。乾餼以愆。公劉云。迺裹餼糧。崧高云。以峙其糗。式遺其行。亦其義也。逮及釋言文。馬義見史記集解。漢書有乏軍興之憂。蓋大者則死焉。史記集解引王云。邑外曰郊。郊外曰遂。不言四者。東郊留守。故言三也。此王據禮稱四郊者。推之也。非也。周官大司馬云。制軍。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。王六軍。大國三軍。又云。二千有五百人爲師。五百人爲旅。百人爲卒。二十五人爲兩。五人爲伍。小司徒云。凡起徒役。無過家一人。蓋家一人。伍一比。兩一閭。卒一

族。旅。一黨。師。三州。軍。三鄉也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。六遂副焉。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。三遂副焉。大司徒云。五家爲比。五比爲閭。四閭爲族。五族爲黨。五黨爲州。五州爲鄉。又云。帥六鄉之衆庶。蓋鄉者萬有二千五百家也。六鄉所以制六軍也。遂人云。五家爲鄰。五鄰爲里。四里爲鄣。五鄣爲鄙。五鄙爲縣。五縣爲遂。又云。帥六遂之役而致之。蓋遂者亦萬有二千五百家也。六遂所以副六軍也。遂在郊外。其制遞分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。故遂人云。以起政役。政役者。征役也。此天子之制也。此以知三鄉三遂者。諸侯之制也。釋地云。邑外謂之郊。郊外謂之牧。郊則鄉也。牧則遂也。郊自牧而言。遂自鄉而言。今經之爲文。互相備也。言郊

則牧見焉。言遂則鄉見焉。孫炎云。邑國都也。鄭司農云。六遂之地。在王國百里之外。大傳云。古者百里之國。三十里之遂。二十里之郊。則魯之三郊三遂可推也。而王推以四郊。失之矣。僞傳與王同。遂副於郊。經竝言之。其迭休歟。其畢出歟。今經無明文。斯不質言也。周官小司徒注云。司馬廩。革車一乘。士十人。徒二十人。魯頌所以言公車千乘。公徒三萬也。此徵調之數也。留其有餘。以補不虞。則異乎周官制軍之數矣。論語疏云。司馬廩。兵車一乘。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二人。此與周官注所引不同。蓋司馬廩者。齊威王時使大夫爲之也。本周官司馬廩。而齊景公時。司馬田穰苴兵廩附焉。今據史記而可知也。此司馬廩不同之繇也。

釋詁云。楨。榦也。舍人云。楨。正也。築牆所立兩木也。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。如舍人言。二者不同。以言此經。猶糗糒芻茭之例也。而釋詁以榦釋楨者。蓋對文則異。散文則通也。於文。貞木爲楨。易云。貞正也。又云。貞者。事之榦也。故木正而後可榦焉。說文云。榦。築牆耑木也。耑。與端通。端者。正也。引詩者。出車文。僞傳云。甲戌日。當築敵壘距堙之屬。然築若斯者。且戰且築。奚待楨榦乎。襄六年左傳云。甲寅。堙之。杜注云。堙。土山也。宣十五年公羊傳云。楚子圍宋。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。何休云。堙。距堙也。王義見書疏。史記言趙王以趙括爲將。其母請於王云。括不可使。王終遣之。卽有不如稱。妾得無隨坐乎。王許諾。禮檀弓言杞梁之

妻對齊莊公云。君之臣不免於罪。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。此古之軍。隨坐者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無餘刑。非殺者。謂盡奴其妻子。不遺其種類。在軍使給廝役。反則入于罪隸。春橐不殺之。鄭之言奴是矣。蓋据周官司厲之灋也。然女子之奴。則春橐云爾。以女子給軍中廝役。可乎。詩白駒云。生芻一束。說文云。芻刈草也。荅乾芻也。鄭義見書疏。說文云。驟馬疾走也。蓋言其遽也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七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呂刑

穆王命呂侯作贖刑。王咨度之。遂以其刑告之天下。故曰呂刑。蓋始稱焉。漢志曰。穆王命甫侯作刑。禮記。孝經。皆稱之曰甫刑。蔡氏謂呂後爲甫。是也。○謹案堯典曰。象以典刑。流宥五刑。鞭作官刑。扑作教刑。金作贖刑。其與呂刑不同。何也。蔡氏曰。蓋所謂贖者。官府學校鞭扑之刑爾。夫刑莫輕於鞭扑。入於鞭扑之刑。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。則是無法以治之。故使之贖。特不欲遽釋之也。若五刑。則未嘗

贖也。五刑之寬。惟處以流。今穆王贖法。雖大辟亦贖矣。漢張敞以討姜。兵食不繼。建入穀贖罪法。亦未及夫殺人及盜之罪。而蕭望之等。猶以爲如此。則富者得生。貧者獨死。恐開利路以傷治化。曾謂唐虞而有是贖哉。穆王巡遊無度。財匱民勞。末年無以爲計。乃爲此以斂民財。孔子錄之。蓋亦示戒。然其書哀矜。猶見三代之遺云爾。

辟匹亦反。敞昌兩反。曾音

音贖

述曰。詩崧高云。生甫及申。此宣王時之詩也。甫者。四嶽之後。周語所謂有呂也。宣王之時。呂改爲甫焉。史記言呂刑者云。命曰甫刑。失其始稱矣。墨子不有呂刑之稱乎。書疏云。記傳稱甫刑者。猶叔虞初封唐。子孫封晉。而史記稱晉

世家是也。史記集解云。呂在南陽宛縣西。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也。引穀贖者。見漢書。昭十二年左傳云。昔穆王欲肆其心。周行天下。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。以止王心。其詩曰。祈招之愔愔。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。式如玉。式如金。形民之力。而無醉飽之心。蓋祈招者。猶孟子言徵招角招也。招。樂名。以此詩樂祈於王。故曰祈招。昭二十六年左傳云。以祈王身。其例也。杜注以爲祈父名招。非也。愔愔者。祈招之音也。式。用也。金玉皆有度而制形。用民力亦如之。故曰形民之力。凡醉飽之心。無度者也。故祈其無是心焉。蘇氏云。易頤之象曰。君子以節飲食。其節之象曰。節以制度。不傷財。不害民。同一道也。是也。今所傳

汲冢穆天子傳者。亦託於古而言王之無度爾。姚氏云。呂侯金贖之法。天下之至仁也。蔡氏非之。是未知立法之意也。夫呂侯之贖者。以其疑也。堯典金贖。亦謂五刑之疑也。當唐虞時。蓋金贖與流宥參用之。其在後世。法不行於四裔。能投之罽人乎。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流宥。且其時去成康未遠。民尙蒙授田於君。貧富未懸絕。雖金贖千鍰。猶可也。後世則有十金之產者。希矣。此古今之變也。繇姚氏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堯典言流宥五刑。豈曰贖宥五刑乎。其言金贖者。承鞭扑而言。固連言作以明之也。穆王之世。雖荒服不至。史記言之。然周制九服。服數之廣。豈絕無可流者邪。百畝之田。八口之家。或水旱不時。或兵役。或疾病死。

亡。雖非後世之無田也。豈曰不貧。詩小宛云。哀我填寡。宜岸宜獄。贖之可乎。其不可也。

惟呂命。王享國百年。耄荒。度作刑。以詰四方。度徒洛反

此史敘呂刑之繇也。命者漢志謂王命作刑也。命呂侯而曰呂命。猶誥康叔而曰康誥也。百年者在位享國之年。耄謂耄誤也。詩曰。匪我言耄。荒。謂荒忽也。猶樂記言志荒也。穆王所以耄荒者。蔡氏謂穆王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也。度謀也。與呂侯度之。猶詩言周爰咨度也。詰謹也。言惟呂侯之命焉。穆王享國百年。既耄而荒。咨度呂侯作贖刑。以謹四方。蔡氏謂史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。是也。左傳曰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。商有亂政而作湯刑。周有亂政而作

九刑三辟之興。皆叔世也。今經曰作刑。所以見五刑之贖。興於穆王也。辟必益反

述曰。書疏引鄭云。呂侯受王命。入爲三公。書說周穆王以呂侯爲相。鄭引書說者。書疏謂書緯有是言也。僞傳云。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。或曰。蓋命以三公領司寇也。繇今攷之。經曰。惟呂命。不曰三公。不曰司寇。其下文曰。度作刑。其篇名曰呂刑。漢志以爲王命作刑也。則不添文而明矣。呂侯作刑。其爲司寇歟。抑不爲司寇歟。未可知也。若子產鑄刑書。不必其爲司寇也。經云。伯夷降典。折民惟刑。蓋伯夷典禮者也。豈典獄者乎。無逸云。肆高宗之享國百年。今言穆王其德雖異。其爲文蓋不得不略同。故亦曰享國百年。

也。史記云。穆王卽位。春秋已五十矣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。是穆王之壽百有餘歲焉。其享國非百年也。是不然也。無逸云。文王受命惟中身。厥享國五十年。言文王之壽百年也。今言穆王。其德雖異。其爲文安得不略同邪。今此經無其文也。列子云。穆王窮當身之樂。猶百年乃徂。則史記不悉同。論衡云。高宗享國百年。穆王享國百年。并未享國之時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。繇是推之。安知穆王必非幼沖卽位乎。穆王者。史記謂昭王子滿也。僖四年左傳云。昭王南征而不復。則昭王不以天年終也。穆王卽位。豈必爲春秋五十邪。經言享國百年者。見其與無逸之高宗同。經言耄荒者。見其與高宗之無逸不同。此史之善敘也。羣漢志引

作眊。蓋眊則誤焉。引耄義者。詩板文。鄭箋云。老耄有失誤。是也。昭元年左傳云。老將知而耄及之。其義也。知與智通。禮射義云。旄期稱道不亂。旄與耄通。蓋耄者易亂也。僞傳云。穆王耄亂。則過矣。呂刑自言贖而外。不可以人廢言也。或曰。耄者言其年也。非也。曲禮云。八十九曰耄。百年曰期頤。如以年言。則穆王百年。當日期頤。不當曰耄矣。楚辭云。荒忽其焉極。蓋荒忽者。古之遺言也。樂記云。若非有司失其傳。則武王之志荒矣。鄭注云。荒。老耄也。書曰。王耄荒。是鄭今書之注。雖亡猶不亡也。釋文引馬云。度。法度也。非也。穆王之贖。非法度也。蘇氏云。荒。大也。大度作刑。猶禹荒度土功。蓋以荒度連言。而讀耄爲一字句焉。非也。穆王之

度。不可以禹之荒度比也。漢書刑臺志云。穆王眊荒。命甫侯度時作刑。其言命甫侯作刑。是也。其於經言度者。專自甫侯言之。非也。經言度者。承王言之也。漢古法字。周官太宰注云。書曰。度作詳刑。蓋鄭本有詳字也。度謀。釋詁文。引詩者。皇皇者華文。周官大司寇云。以佐王刑邦國。詰四方。注云。詰。謹也。引此經而說之。周官布憲云。以詰四方。注云。使四方謹行之。引三辟者。昭六年左傳文。釋詁云。辟。廢也。王曰。若古有訓。蚩尤惟始作亂。延及于平民。罔不寇賊。鴟義姦宄。奪攘矯虔。蚩尺之反。鴟音蚩。義如字。又音儀。矯居表反。虔其然反。

此言作亂之始。以明有刑之繇也。若諸辭。若古有訓。蓋旨下文言古之辭。大戴禮曰。蚩尤。庶人之貪者也。蓋以其貪

亂。自諸侯而貶之爲庶人也。史記曰。神農氏世衰。諸侯相
侵伐。蚩尤最爲暴。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。與蚩尤戰於涿
鹿之野。遂禽殺蚩尤。蔡氏謂鴻荒之世。敦龐蚩尤始開亂
端。是也。延。引也。平民。齊民也。鳴梟類。蓋盜亦有道。蔡氏謂
以鳴張爲義也。或曰。古字。儀作義。蓋言儀狀。鄭氏謂盜賊
狀如鳴梟。鈔掠人物也。虔。謂彊而行殺也。左傳曰。虔劉我
邊。垂。言古蚩尤惟初作亂。遂引及于齊民。無不作寇賊者。
故以鳴張爲義。而內姦外充焉。無因則劫奪。有因則盜攘。
弱者則矯詐。彊者則虔劉。蓋所以不得不有刑也。反梟音鴟掠力
灼反劫訖業反
述曰。荀子云。殺人者死。傷人者刑。是百王之所同。未有知

其所由來者也。非也。今攷於經。蓋足以知之矣。引大戴禮者。用兵篇文。蓋孔子之言也。戰國策云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。蓋史記與之同。管子云。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。水經注云。涿水出涿鹿山。東北流。逕涿鹿縣故城南。此所謂涿鹿之野也。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也。釋文引馬云。蚩尤。少昊之末九黎君名。僞傳與馬同。書疏引鄭云。蚩尤。霸天下。黃帝所伐者。學蚩尤爲此者。九黎之君。在少昊之代也。蓋鄭知馬之失矣。然鄭說亦未爲悉得也。詳下文疏說。文云。龐厚也。釋詁。延。引義同。詩伐木鄭箋云。平。齊等也。漢志云。亂齊民。注云。齊民。若今言平民矣。釋鳥云。梟。鳴。詩瞻卬云。爲梟爲鳴。則鳴梟類也。釋文云。義亦作誼。蓋古通也。

鴟義者。猶孟子言非義之義也。大傳云。男女不以義交者。其刑宮。此之言義。蓋義之正也。大戴禮千乘篇云。誘居室家有君子。曰義。飭五兵及木石。曰賊。此義與賊同稱。蓋誘有夫之婦爲義妻。以非義爲義也。詩國風婦人。稱其夫爲君子也。亢倉子云。人實鴟義而有其國。吳志孫堅傳言董卓云。卓不怖罪。而鴟張大語。此蔡之所据也。易否彖傳云。小人道長。君子道消也。中庸所以言小人之道也。孝經謂之凶德焉。今言鴟義其例也。莊子云。跖之徒問於跖曰。盜亦有道乎。跖曰。何適而無有道邪。夫妄意室中之藏。聖也。入先。勇也。出後。義也。知可否。知也。分均。仁也。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。天下未之有也。古字。儀作義。詳鴻範疏。鄭義

見書疏。史記云。儀狀端正。言君子也。若易以鴻儀象君子也。反而求之。則以鴟儀象小人矣。王氏引之。讀義爲俄。以邪側言之。則破字也。引之者。王氏名也。釋文引馬云。鴟輕也。蓋以鴟通蚩。廣雅云。蚩輕也。馬以爲盜賊之輕義也。然經言蚩尤。又言鴟義。今以鴟通蚩。其於爲文。則雜矣。王符潛夫論云。其民乃竝爲敵讎。罔不寇賊消義。姦宄奪攘。此不言引書。蓋用微子呂刑之文者。其曰消義。殆異文歟。姦宄詳堯典疏。奪說文引作攷。謂彊取也。說文云。欲去以力。脅止曰劫。一曰。以力去曰劫。言奪去也。攘義詳微子疏。矯周官司刑疏。引作橋。漢書武帝紀云。橋虔吏。韋注云。稱詐爲橋。彊取爲虔。韋之釋橋。若周官禁暴氏所謂橋誣犯禁。

者也。其釋虔者。於義未悉也。釋詁云。虔固也。說文云。虔虎行貌。方言云。虔殺也。蓋彊而行殺也。引左傳者。成十三年文。注云。虔劉皆殺也。司刑疏引鄭云。撓虔謂撓擾。春秋傳。虔劉我邊垂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。亦於義未悉也。

苗民弗用靈。制以刑。惟作五虐之刑。曰法。殺戮無辜。爰始淫爲。剿。刵。椓。黥。越茲麗刑。并制。罔差有辭。剿。牛器反。刵。如置反。椓。丁角反。黥。其京反。麗。去聲。并。必政反。差。初宜反。

此言淫刑之始。以爲贖刑之地也。苗。謂三苗民人也。古以爲上下通稱。此統其君而言也。酒誥之言紂曰。惟民自速辜。靈。善也。下文言德之中者。所謂用善也。制。謂制作五刑者。殺戮與。剿。刵。椓。黥也。以此五刑治有罪。則爲祥刑之善。

以此五刑及無罪。則爲淫刑之虐。辜罪爰于。淫過也。言苗民不用善。其制作不以善而以刑焉。惟作五虐之淫刑名之曰法。殺戮無罪。于是始過爲劓鼻。剕耳。椓陰。黥面矣。此互文也。明淫爲殺戮。而劓等四者皆無辜。所謂五虐之刑也。越于。靡附。差別也。凡刑人有罪者無辭。無罪者有辭。今于此附刑法者。皆并無辭有辭而爲法制。無別其有辭者。是其虐也。○謹案古者蚩尤作亂。而黃帝禽殺之。此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也。此古之刑所繇始也。皋陶謨曰。天討有罪。五刑五用哉。此唐虞之時。所以皋陶作士而司兵也。而穆王不言之者。以周制兵刑分職。且大刑無與於贖刑。故也。康誥言劓刵人矣。今此經下文言五刑者。有剕無刵。

蓋二者之差當略同。而或用其一焉。則淫則刑。必淫。刑正則則必正。經文互相備也。無與之與音預

述曰。書疏引韋昭云。三苗。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。非也。堯時四罪。共工。三苗。其罪之二也。不可以爲一也。書疏禮緇衣疏引鄭云。苗民。謂九黎之君也。九黎之君。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。上效蚩尤重刑。必變九黎言苗民者。有苗九黎之後。顓頊代少昊。誅九黎。分流其子孫。居於西裔者爲三苗。至高辛氏衰。又復九黎之惡。堯興。又誅之。堯末。又在朝。舜臣堯。又竄之。禹攝位。又在洞庭逆命。禹又誅之。穆王深惡此族。三生凶惡。故著其氏而謂之民。民者冥也。言未見仁道。繇今攷之。鄭以苗民爲九黎。非也。此據國語而失其

本文者也。詳下文疏。三苗居於西裔者。堯竄之。非顓頊流之也。堯竄之者。以三苗在國而爲惡。非若共工等之在朝也。民者冥也。鄭據孝經緯而言之爾。經言蚩尤作亂。以明有刑之繇。非謂蚩尤重刑也。淫刑之重。如苗民效蚩尤爲之。是蚩尤始爲淫刑矣。經奚言始自苗民乎。墨子引禹誓云。蠢茲有苗。用天之罰。又云。以征有苗。此禹誅之也。而穆王所未明言者也。民人。詳酒誥疏。靈善。詳盤庚疏。僞傳云。不用善化民。傳言化民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墨子云。昔者聖王制爲五刑。以治天下。逮至有苗之制五刑。以亂天下。則此豈刑不善哉。用刑則不善也。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。苗民否用練。折以刑。惟作五殺之刑。曰法。此言善用刑者。

以治民。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。蓋墨子亦言用刑之善也。然非先用善。何以能善用刑乎。經豈惟曰苗民制以刑。弗用靈乎。弗作否。靈作練。制作折。虐作殺。皆異文也。禮緇衣引之。弗作匪。靈作命。孫氏云。制折匪否。聲之近也。段氏云。靈練雙聲。以墨子上下文觀之。練亦訓善也。緇衣作命者。古靈令。皆訓善。命者令之譌也。或曰。制以刑者。制亂民以刑也。承上文而言。非也。如其言。經何以言殺戮無辜乎。下文云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。今言苗民之制刑不中者也。經曰。惟作五虐之刑。曰法。又曰。越茲麗刑。并制。皆以一句讀也。其曰刑者。皆可微讀之爾。法古作灋。法省文也。釋詁云。辜。辜也。秦改辜作罪。爰于釋詁文。釋詁云。淫大也。易大過。

彖傳云。大者過也。呂氏春秋高誘注云。淫過也。周官云。小司寇以八辟麗邦。注云。麗附也。王制云。郵罰麗於事。注義同。蓋有所附者。則有所施矣。詩正月疏引鄭云。麗施也。于此施刑。并制其無罪者。釋詁云。差。擇也。蓋擇而別之。所以爲差等也。孟子云。其祿以是爲差。其例也。引國語者。魯語文。剕刑。說文引作剕。釋詁云。剕。刑也。桷。說文引作斲。詩召旻云。昏桷靡共。箋云。桷。毀陰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剕。斲耳。剕。截鼻。桷。謂桷破陰。斲。謂羈斲人面。苗民大爲此四刑者。言其特深刻。異於皋陶之爲。蓋鄭本則先於剕。其釋淫刑者。以刑之深刻言。不以附刑之深刻言也。今攷下文云。方告無辜於上。則淫刑者。濫及無辜。謂附刑者也。書堯典疏。

引鄭本剗則剗剗。謂夏侯等書爲臙。官剗剗頭。庶剗。蓋此
引鄭本。又剗先於則。與今本同。斲作剗。黥作剗。皆鄭本異
文也。夏侯等今文有臙無則。蓋臙亦剗之屬也。庶卽下文
苗民庶戮庶威之庶。獨於剗言庶者。互文也。周官庶氏注
云。庶讀如藥蕢之蕢。孫氏以言今文。謂剗以墨。故蕢也。則
鑿矣。

民興胥漸。泯泯焚焚。罔中于信。以覆詛盟。虐威庶戮。方告無辜
于上。上帝監民。罔有馨香德。刑發聞惟腥。斷音沾泯面忍反焚
音紛覆芳服反詛側
助反監
去聲

此申言苗民之淫刑也。蔡氏曰。泯泯昏也。焚焚亂也。民起
相漸染。爲昏爲亂。是也。蓋淫刑之時。民興訟獄以相誣。故

昏亂焉。中。謂中心也。左傳曰。信不由中。覆。謂反覆也。戰國策言反覆者曰。以是爲非。以非爲是。今言民無中心于信。則反覆矣。故以反覆而詛盟也。詩曰。諒不我知。出此三物。以詛爾斯。又曰。君子屢盟。亂是用長。蓋昏亂之時。人不相信。而信於神也。下文所以言降格也。庶衆也。方大也。詩曰。昊天已威。予慎無罪。昊天泰撫。予慎無辜。是大告之也。腥。謂苗德之惡也。猶酒誥所謂腥聞在上也。下文所以言上帝不蠲也。言爲所虐威之衆戮者。大告無罪于上天。故上帝視苗民。無有馨香明德。其注刑所發聞者。惟惡德之腥爾。

長丁文反
撫火吳反

述曰。漢書董仲舒傳云。漸民以仁。言漸染也。大傳云。苗民

用刑而民興犯漸。蓋伏羲也。易文言云。臣弑其君。子弑其父。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言犯漸也。孫氏云。漸猶詐也。荀子曰。上幽險。則下漸詐矣。此申伏羲也。然漸豈猶詐乎。易彖傳云。漸之進也。蓋因而爲漸染焉。或仁焉。或詐焉。荀子楊注。以爲漸進是也。且伏羲雖古。其於經言胥者。不遺之乎。今蔡義之明。卽伏羲亦該於斯也。論衡云。蚩尤之民。洏洏紛紛。此王氏充用今文者。蓋文異而義同也。漢書敘傳。亦用今文焉。王氏以苗民爲蚩尤之民。非也。引左傳者。隱三年文。詩雨無正傳云。覆反也。詩桑柔箋。釋覆背爲反背。蓋義同。僞傳云。以反背詛盟之約。傳無以見苗民之信於神也。則經下文何以言降格乎。王制注云。覆

敗也。孫氏云。以敗詛盟。其失與僞傳同。引戰國策者。張儀說趙王之言。以爲蘇秦不可信也。或曰。覆猶重也。蓋以屢詛盟也。然今言反覆。別重義在其中矣。引詩者。何人斯及巧言文。何人斯傳云。三物。豕。犬。雞也。民不相信。則詛之。巧言箋云。屢數也。盟之所以數者。由世衰亂。多相背違。又云。懽傲也。周官云。司盟。盟萬民之犯命者。詛其不信者。襄十一年左傳云。盟諸僖閔。詛諸五父之衢。其義也。方大。詳堯典疏。論衡引作旁。亦大也。詳洛誥疏。僖五年左傳云。明德以薦馨香。若苗民則無有也。

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。報虐以威。遏絕苗民。無世在下。

自此而下二節。言堯之治苗而明刑也。皇帝。謂堯也。報者。

當其罪而報之。呂氏謂苗民自取。是也。猶下文言報以庶尤也。威者下文所謂天威德威也。遏止也。言帝堯哀憫衆戮者之不辜。報淫刑之虐。以祥刑之威。遂止絕苗民。無繼世在下土。堯典曰。竄三苗于三危。當如字

述曰。書疏謂鄭以此皇帝爲顓頊。非也。此據國語而失其本文者也。詳下文疏。蔡傳以此皇帝爲舜。亦非也。此未察乎堯老舜攝也。舜攝而竄三苗。實堯命之也。說文云。報。當舉人也。若史記張釋之傳所謂奏當也。舉。古罪字。不辜猶無辜也。無辜自其民言。不辜自司民者言。以一作用論。衡云。甫刑曰。報虐用威。威虐皆惡也。用惡報惡。亂莫甚焉。蓋承上文虐威而言。以爲苗民之相報也。於文未適也。遏止。

釋詁文。

乃命重黎。絕地天通。罔有降格。羣后之遠在下。明明棐常。饒寡無蓋。重平聲

降下。格正也。蓋神降下而格正之也。猶多方言惟帝降格于夏也。蘇氏謂若有神降于莘是也。此承上文而言。蓋地之民於天之神。或詛盟焉。或告無辜焉。神降下而格正之。則地天於是乎通矣。故能絕其通。則無有降格也。國語曰。少皞之衰也。九黎亂德。民神雜揉。家爲巫史。民瀆齊盟。禍災薦臻。顓頊受之。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使復舊常。無相侵瀆。是謂絕地天通。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。堯復育重黎之後。不忘舊者。使復興之。以至

于夏商。故重黎氏世敘天地。而別其分主者也。然則堯時之不忘舊者。謂亦絕地天通也。別天地之分主。而以世敘言之。統堯時絕地天通於其中也。書始堯典。從古最著者。惟堯。故經言堯之治苗。不言顓頊之治黎也。猶經亦不言夏商重黎也。逮及也。明明察也。棐。古通匪。墨子引作不。匪常。猶不常也。下文言棐彝者。言輔其常道也。非察乎不常。則無以輔其常道也。蓋重黎既復舊常矣。羣后之及其臣在下者。革不常刑。正不常祀。明明察乎不常。故鯀寡且無蔽蓋也。顧氏曰。國亂無政。詛盟事起。而神之往來於人間者。亦或著其靈。於是賞罰之柄。乃移之冥漠之中矣。明明棐常。鯀寡無蓋。則王政行於上。而人不復有求於神。故曰。

有道之世。其鬼不神。

皦音皓。揉忍九反。顓頊音專。旭屬音燭。

述曰。降。下。釋言文。釋詁云。格至也。釋言云。格來也。今不以

言此經者。詩抑云。神之格思。皋陶謨云。祖考來格。此常道

所宜有者也。不可以言罔有降格也。孟子趙注云。格正也。

莊三十二年左傳云。秋七月有神降于莘。惠王問諸內史

過曰。是何故也。對曰。國之將興。明神降之。監其德也。將亡。

神又降之。觀其惡也。故有得神以興。亦有以亡。虞夏商周

皆有之。夫降之而觀其惡者。蓋格正之也。周語云。內史過

曰。昔夏之興也。融降于崇山。其亡也。回祿信於聆隧。商之

興也。禘机次於丕山。其亡也。夷羊在牧。周之興也。鸛鷥鳴

於岐山。其衰也。杜伯射王於鄩。此內史過之言。左傳所不

敘者也。爲其言神而近於怪也。且杜伯射王。與春秋祝聃射王之惡同。非所謂觀其惡也。韋注云。融。祝融也。回祿。火神。再宿爲信。聆隧。地名。構机。鱗也。夷羊。神獸。鸞鷟。鳳名。宣王殺杜伯而無辜。後二年。宣王會諸侯田於圃。日中。杜伯起於道左。射宣王。中心而死。韋言杜伯者。亦何所觀邪。呂氏云。三苗昏虐。民聽於神。此妖所以興也。蓋據左傳言妖由人興者言之也。非也。天之降格。豈所謂妖乎。以楚語稽之言神。非言妖也。僞傳云。重。卽義黎。卽和。堯命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。傳以此爲堯事。是也。其以重黎爲義和。非也。詳堯典疏。引國語者。楚語文。皞與昊通。韋注云。齊同也。薦。重也。正。長也。屬。會也。唐尙書云。火當爲北。北。陰位也。絕

地天通。絕地民與天神通之道。育長也。鄭志答趙商者。與唐說同。楊雄廋言云。北正黎。其說也。今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。顓頊氏有子曰犁。爲祝融。黎與犁通。鄭語云。黎爲高辛氏火正。命曰祝融。則所謂火正黎者。非謬也。蓋兼司也。書疏謂楚語云。乃命重黎。是顓頊命之。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。至罔有降格。皆說顓頊之事。皇帝請問以下。乃說堯事。蓋疏言鄭者。言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。至罔有降格。而不言至鯀寡無蓋也。或以爲此鄭本與墨子所引同。非也。蓋書疏据楚語言之。而經言羣后者十四字之文。非楚語言顓頊者所及焉。故略之爾。釋文固不言鄭本與今本異也。然鄭之爲說。非也。楚語云。是謂絕地天通。自顓頊

言之。然楚語於顓頊言九黎。不言三苗也。鄭乃以經之苗民爲九黎之君乎。苗曰三苗。黎曰九黎。其族類多寡固不同。楚語未嘗言九黎之後。若所謂重黎之後者也。楚語云。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。所謂其後者。謂自顓頊而後。非謂九黎後人也。逮及釋言文。釋訓云。明明察也。漢志錄禹貢之文。匪皆作棐。蓋古通也。釋詁。棐輔義同。呂氏云。輔助常道。今不從者。以其下有棐彝之文也。如輔常義同。經何必變文乎。墨子云。先王之書。呂刑道之曰。皇帝清問下民。有辭有苗。曰。羣后之肆在下。明明不常。鯀寡不蓋。德威維威。德明維明。此所引者。其文之上下。與今本不同。逮作肆。此墨子文殘而譌爾。棐常作不常。無蓋作不蓋。此異文也。有

辭上無鯁寡字。于苗作有苗。惟作維。亦異文也。其羣后上有曰字。非書辭也。曰者。引書之辭。蒙墨子上文道之曰而言。蓋墨子約舉經上下文。段氏以爲裙摭不同。是也。說文云。肆。陳也。江氏謂下民之辭曰。羣后之所陳在下。明其有徵也。江氏以曰爲書辭。自下民而言。非也。下民豈可謂羣后爲在下乎。如曰在下民。則非經本文矣。且於文未適也。三國志鍾繇傳引書云。皇帝清問下民。鯁寡有辭于苗。此異於墨子。與今本同然。則据墨子而謂梅本竄之者。非也。且經言羣后明明無蓋者。其文統言堯時。經下文言穆穆明明。棐彝者。其文亦統言舜時。蓋相配焉。如移其文於下。則堯時惟命重黎已乎。於義未悉也。高誘淮南子注云。蓋

蔽也。老子云。以道蒞天下。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。其神不傷人也。

皇帝清問下民。鰥寡有辭于苗。德威惟威。德明惟明。

自此而下六節。言舜之治苗而明刑也。皇帝謂舜也。清問。馬氏以爲清訊。是也。周官小司寇之職曰。訊萬民。詩曰。淑問如皋陶。今言皇帝清問下民者。則親問也。此下情所以無不達也。古者皇帝巡狩。省耕省斂。常與民親。宜其清問及之與。蓋堯竄苗而遏絕之。鰥寡旣無蓋矣。舜初卽位。其未竄之苗。又有頑者焉。舜乃清問下民。雖鰥寡亦敢有罪辭于苗。蓋帝德之威。故惟刑之威。是無虐威也。帝德之明。故惟刑之明。是無昏亂也。皋陶謨稱禹言於舜曰。苗頑弗

卽工。帝其念哉。帝曰。迪朕德。時乃功。惟敘。皋陶方祗厥敘。方施象刑。惟明。故表記稱甫刑曰。德威惟威。德明惟明。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。訛音信省悉井反之與讀與平聲

述曰。經言皇帝者再。以其爲二人。故也。苟爲一人。則相貫成文。奚爲言皇帝者再乎。鄭以爲二人者得之。而稱顓頊及堯則失之矣。禮表記引此經。蓋以虞帝爲稱。則舜之事也。此旣爲舜。其上當爲堯。無疑也。其以爲一人者。僞傳以爲堯也。於上言皇帝者得之。而於此則失之矣。蔡傳以爲舜也。於上言皇帝者失之。而於此則得之矣。孟子趙注云。甫刑曰。帝清問下民。蓋今文無皇字焉。趙以帝爲天。謂天不能問民。以爲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也。亦失之矣。馬義

見釋文。引詩者。泮水文。鄭箋云。淑。善也。巡狩。詳堯典疏。省耕省斂。詳無逸。遊田疏。惟威。梅本作惟畏。其失與皋陶謨威作畏同。經之爲文。必不若是歧也。禮表記引作惟威。蓋古本也。今從之。

乃命三后。恤功于民。伯夷降典。折民惟刑。禹平水土。主名山川。稷降播種。農殖嘉穀。三后成功。惟殷于民。

種主勇反
殖音直

乃命三后者。堯典言舜初卽位而命之也。功。事也。言憂事于民也。降。謂下教也。典禮也。折。猶下文折獄之折。蓋教禮者。豫戒以刑而折之也。言伯夷下教民禮。其折民者。惟刑下文所謂播刑之迪也。蘇氏謂失禮則入刑。是也。主名者。山川有名。而未有主名。禹則域某山某川以爲一州主也。

種如詩誕降嘉種之種。言稷下教布種也。農三農也。殖生長也。嘉美也。殷盛也。盛于民者。猶左傳所謂成民也。蓋伯夷教典。正德所以止刑。禹敷土而稷播穀。厚生所以正德。此三后成其事功。惟殷盛于民功也。○或曰。伯夷者。呂侯之祖也。呂刑不稱契之敷教。亦不稱皋陶之明刑。而曰。伯夷降典。折民惟刑。且以伯夷居禹稷之先。蓋呂侯私其祖而攘其功也。是不然也。夫伯夷作秩宗而典三禮。衆僉舉之。舜俞命之。其功著於堯典。豈至呂侯始稱之邪。苗民瀆神。伯夷典天神。人鬼。地祇之三禮。其教苗民。視司徒爲當務之急。其不稱契者。爲苗民言之也。其於伯夷言刑者。大傳所謂有禮然後有刑也。其不稱皋陶者。則穆王與呂侯

度作刑之私也。明刑莫善於皋陶。而皋陶無五刑之贖。稱皋陶。則五刑無可爲贖也。其先言伯夷者。呂刑以刑爲主。伯夷播刑之迪。宜先之也。或曰。後漢書稱楊賜拜廷尉。自以世非法家。言曰。三后成功。惟殷于民。皋陶不與焉。蓋吝之也。遂固辭焉。申其說者。且曰。左傳稱臧文仲聞六與蓼滅。曰。皋陶庭堅。不祀忽諸。史記曰。禹封皋陶之後於英。六。又曰。黥布者。六人也。姓英氏。坐法黥。又曰。英布者。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。六。皋陶之後哉。故北史稱高允曰。皋陶至德也。其後英蓼先亡。劉項之際。英布黥而王。經世雖久。猶有刑之餘贖。況凡人能無咎乎。繇是言之。甚矣。法家之不可爲也。是何其言之惑也。孔子不爲魯司寇乎。堯典稱

蠻夷猾夏。寇賊姦宄。舜命皋陶作士。卒以分北三苗。此其
功何如也。三后者。豈三人獨稱后邪。經上文有羣后之稱。
則皋陶亦后也。史記稱湯誥言古禹皋陶后稷者曰三公。
咸有功于民。則皋陶豈不與民功哉。中庸稱繼絕世。謂有
功者而然也。若皋陶其宜繼者也。且自秦兼并以來。雖堯
舜禹稷契有能存國而祀之者乎。非皋陶特不祀也。然迄
於今而秩祀典者。皋陶與堯舜禹稷契皆同。則以明刑故
也。左傳稱十世宥之。聞以其祖之功。而宥子孫之刑者矣。
未聞以子孫之刑。而疑其祖之功者也。桀紂是誅。將繇禹
湯乎。長丁丈反。不與之與音預。蓼音了。藹音肇。項學上聲。魯許忍反。
述曰。功。事。詩七月毛傳義也。釋詁云。績。功也。又云。績。事也。

則功者事也。易繫辭傳云。以行其典禮。則典者禮也。折墨
子引作哲。漢志引作慙。班氏謂制禮以止刑。蓋慙與折義
同。釋文云。折馬鄭王皆音慙。馬云。智也。蓋慙與哲義同。今
不從馬者。於文未適也。江氏云。智其民。然後示之以刑。言
示之者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如曰。智民惟刑。則窒矣。下文折獄。
大傳亦作哲獄。蓋古字音同多假借爾。僞傳云。禹治洪水。
山川無名者。主名之。非也。禹貢山川皆自有名。非禹名之
也。引詩者。生民文。釋文云。種章用反。蓋以爲種之也。非也。
種主勇反。孟子云。今夫粢麥。播種而耰之。周官職方氏云。
豫州其穀宜五種。其例也。周官大宰云。三農生九穀。鄭司
農云。三農。平地。山澤也。昭十八年左傳云。夫學殖也。不殖

將落。杜注云。殖生長也。嘉美。釋詁文。殷盛。詳洛誥疏。桓六年左傳云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。今言其成民功之盛也。墨子引殷作假。江氏云。假至也。其功至于民也。後漢書楊賜傳注云。吝恥也。引六蓼者。文五年左傳文。英蓼猶六蓼也。六蓋姓英氏也。孟子云。孔子爲魯司寇。定元年左傳同。湯誥。今詳逸文。襄二十一年左傳言祁奚救叔向云。社稷之固也。猶將十世宥之。以勸能者。此以宣子囚叔向也。故言叔向之功焉。

土制百姓于刑之中。以教祇德。

祇音支

土者舜時刑官。蓋皋陶爲之。然皋陶無五刑之贖。若曰皋陶制刑。則不利於穆王之贖法矣。故不稱皋陶而統之曰

士。此耄荒者之隱微也。不言民而言百姓者。以明百族之民不同。而同制于刑之至中。異乎有苗并制虐刑者也。祗敬也。以教敬德者。蓋刑以威其不率教者故也。

述曰。後漢書梁統傳云。經曰。爰制百姓于刑之衷。此士作爰。中作衷。蓋異文也。段氏云。作爰作衷者。今文也。作士作中者。古文也。是也。衷中也。義同。或曰。作士者。梅本改之。爾非也。釋詁云。爰于也。以爲皇帝于是制刑乎。則論語稱舜無爲而治矣。今言恤功者。皆三后爲之也。制刑非舜爲之也。謂此經不稱皋陶。上下文言刑者皆稱伯夷。以爲伯夷于是制刑乎。則此承三后之文。安可獨言伯夷也。以此見爰之爲言不如士也。僞傳云。皋陶作士。制百官于刑之中。

以教民敬德。繇今攷之。傳言皋陶。非穆王所斥言也。此經承上文惟殷于民而言。蓋教者教民也。百姓者民也。傳以百姓爲百官。而傳又言教民。是反失經之本文也。其於上文。則隔矣。經下文云。在今爾安百姓。謂安民也。與論語言安百姓者同。

穆穆在上。明明在下。灼于四方。罔不惟德之勤。故乃明于刑之中。率乂于民。裴彝。

穆穆敬也。曲禮曰。天子穆穆。堯典言羣后者曰。四門穆穆。蓋自天子君天下言之。則皇帝在上。羣后在下矣。自諸侯君一國言之。則羣后在上。其臣在下矣。此猶上文言堯者言皇帝之命。又言羣后之逮在下也。率循乂治。裴輔。裴常。

也。言當舜之時。君以穆穆之敬而在上。臣以明明之察而
在下。灼然于四方者。無不惟其德之勤。故遂乃明于制刑
之中。循而治于民。以輔其常道。所謂以教祇德也。

述曰。釋訓云。穆穆敬也。詩離云。天子穆穆。蓋與曲禮義同。
詩文王云。穆穆文王。蓋文王在紂時。亦諸侯也。灼義詳立
政疏。率循。乂治。舜常。皆釋詁文。裴輔說文義也。

典獄。非訖于威。惟訖于富。敬忌。罔有擇言在身。

訖居
迄反

典。主也。訖。止也。謂止而絕之也。威者。上文所謂德威惟威
也。富者。下文所謂貨也。言舜時主獄者。德威惟威。若皋陶
謨。舜言。否則威之者。蓋非止而絕于威也。然異乎有苗庶
威奪貨。則惟止而絕于富焉。敬忌者。敬德而忌畏也。康誥

言慎罰者所以必言敬忌也。擇言者可擇之過言也。孝經曰。口無擇言。蓋主獄者敬德而忌畏。無有可擇之過言在其身。故必威之以刑之中。而不富于獄貨也。○謹案左傳曰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蓋受之爲天命之中。反之爲天討之刑。此刑之中所繇制也。其制本乎天。不因乎人也。故曰。非訖于威。則後世無胥而赦。不法而輕者。失其中也。其曰。惟訖于富。則穆王贖及五刑者。不導之富乎。

述曰。說文云。敷。主也。典與敷通。訖。止。釋詁文。僖九年穀梁傳云。毋訖羅。蓋訖者止而絕之也。僞傳云。堯時主獄有威有德。非絕於威。惟絕於富。世治貨賂不行。傳言訖絕者。是矣。其以德威分言之。非也。傳於上文作德威惟曷故也。然

德則懷之矣。非威則曷畏之乎。書疏云。非止絕於威。有犯必當行威。威刑不可止也。惟止絕於富。無貨富自絕矣。此申傳而明也。蔡傳云。訖盡也。威權勢也。富賄賂也。當時典獄。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。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。言不爲威屈。不爲利誘也。蔡釋非爲非惟者。於經病添文矣。且不叶乎經文一例也。下文云。非終惟終。又云。非佞折獄。惟良折獄。又云。非從惟從。又云。非天不中。惟人在命。皆言非若是。惟若是也。而不言非惟若是也。詩瞻卬毛傳云。富福也。禮郊特牲云。富也者。福也。孫氏云。言主獄不當終于作威。惟終于作福。今攷經之言貨也。數言之。且言貨爲私家。則富者言貨爾。非言福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小懲而大戒。此

小人之福也。是主獄者作福存乎作威之中也。何不當終之有。禮表記所引者。敬忌下有而字。身作躬。蓋異文也。引左傳者。成十三年文。

惟克天德。自作元命。配享在下。

天德者。天明威之德也。皋陶謨曰。天明威。自我民明威。今舜爲皇帝。德威惟威。德明惟明。是能天德也。元命者。國之大命也。多士曰。厥惟廢元命。作者不廢之謂也。配享者。配天而享大命也。詩曰。永言配命。多方曰。享天之命。蓋舜用典獄。惟能天德。則天作大命。實舜自作大命。故天之大命在上。舜配天而享大命者在下矣。此明乎典獄者國之司命也。天子奉天而用典獄。則國之大命存焉。

述曰。詩采芑毛傳云。元大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大命謂延期長久也。鄭於文未洽也。引詩者。文王文。蔡傳言此經。又於下文言今天相民。作配在下者。皆自典獄者言之。非也。人臣不可以言配天也。王氏充耘謂。自人君用典獄者言之。是也。立政稱周公告大史云。司寇蘇公。式敬爾由獄。以長我王國。王氏以爲卽此意也。下文所以言爾尙敬逆天命。以奉我一人也。

王曰。嗟。四方司政典獄。非爾惟作天牧。今爾何監。非時伯夷播刑之迪。其今爾何懲。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。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。惟時庶威奪貨。斷制五刑。以亂無辜。上帝不蠲。降咎于苗。苗民無辭于罰。乃絕厥世。

監去聲。懲音繩。斷多亂反。蠲音捐。

此告諸侯以監懲而結上文之意也。司政典獄謂四方諸侯。此周之羣后也。左傳曰。天生民而立之君。使司牧之。立政曰。其勿誤于庶獄。惟有司之牧夫。此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也。蓋典獄所以稱天牧也。言非爾惟爲天牧乎。播猶商書言播告之播。迪道也。謂導而行之也。商書曰。不迪率典。蓋上文言伯夷降典。是迪也。而又言折民惟刑。則降典之時。播告以刑而迪典矣。故曰播刑之迪也。言今爾何所監視。非是伯夷播告民刑之迪典乎。明今之當監者在是也。其今爾何所懲戒。惟是苗民非察于獄辭之麗附。無擇吉德者。觀于五刑之中法。明今之當懲者在是也。威者。上文所謂虐威也。凡獄貨者。必衆虐威焉。則人不敢不貨之。

矣。故謂之奪貨也。不獨鄭氏以爲不絜是也。國語曰。不獨其爲。蓋惟是苗民衆虐。威以奪貨。其斷獄并制五虐之刑。以亂乎無罪。上帝以苗爲不絜。降咎罪于三苗。故苗民無辭于罪罰。遂乃絕其繼世焉。此申言其所以當懲者也。述曰。引左傳者。襄十四年文。迪道。詳皋陶謨疏。禮緇衣云。甫刑曰。播刑之不迪。鄭禮注云。播猶施也。不衍字。迪道也。言施刑之道。鄭之釋播。非也。伯夷未及施刑者也。蔡傳云。伯夷布刑以啟迪斯民。蔡不明言迪典也。則嫌於迪刑矣。又蔡云。舍皋陶而言伯夷者。探本之論也。此蔡於上文所謂士者。斥言皋陶。遂以爲舍皋陶爾。今攷呂刑皆舍皋陶。以其無五刑之贖也。蓋堯荒所避就者。惟出其探本之論。

焉。豈用刑者猶舍皋陶而不足監哉。詩小毖鄭箋云。懲文也。戒猶文也。而戒之義著焉。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。以一句讀也。蔡傳云。惟是貴者以威亂政。富者以貨奪法。今不從者。經言庶威。不言亂政也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經言奪貨。不言貨奪之也。此於文未適也。鄭義見書疏。詩天保毛傳云。罔絜也。引國語者。楚語文。蓋言神不絜九黎之所爲也。三苗復九黎之德。則復不絜矣。互詳酒誥疏。

王曰。嗚呼。念之哉。伯父。伯兄。仲叔。季弟。幼子。童孫。皆聽朕言。庶有格命。今爾罔不由慰日勤。爾罔或戒不勤。天齊于民。俾我一日。非終惟終。在人。爾尙敬逆天命。以奉我一人。雖畏勿畏。雖休勿休。惟敬五刑。以成三德。一人有慶。兆民賴之。其寧惟永。

此告諸侯以格命而申結上文之意也。曲禮曰。五官之長曰伯。是職方。天子同姓謂之伯父。異姓謂之伯舅。蓋統四方諸侯者也。今稱伯父。不稱伯舅者。其時職方二伯皆同姓也。故異姓諸侯統焉。仲叔在伯兄季弟之間。互文也。其爲仲兄叔兄。仲弟叔弟。可知也。幼子童孫者。穆王享國百年。雖幼童之子孫。亦已爲諸侯也。庶謂庶幾也。格命者。格天之命也。君奭曰。天壽平格。今言庶幾有格命。卽上文所謂自作元命也。由用也。慰安也。國語曰。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。晝考其國職。夕省其典刑。夜儆百工。使無愆淫。而後卽安。蓋所用自安者。日勤故也。戒謂己日行已事之戒也。言今爾司政典獄。無不用安於日勤。爾無或戒於不勤也。

蔡氏謂參錯訊鞫。極天下之勞者。莫若獄。日勤故刑當。不勤則刑失。雖深戒之而已。施者亦無及矣。戒固善心也。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。論語言齊之以刑者。必進之曰。齊之以禮。蔡氏謂刑非所恃以治。天爲一日之用。是也。一日言其暫也。非終者。蔡氏謂卽康誥大罪非終之謂。是也。蓋過之當宥者也。惟終者。蔡氏謂卽康誥小罪惟終之謂。是也。蓋故之當罪者也。言天以刑齊于不齊之民。其使我者。惟一日爾。其宥在非終與。其罪在惟終與。皆在所犯人。明俾我者。又非輕重在我也。尙庶幾也。逆迎也。畏。古通威。蓋威者所以使之畏也。休美也。凡典獄者。罪則用使威畏焉。宥則用使休美焉。夏書曰。戒之用休。董之用威。三德者。鴻

範所謂正直剛克柔克也。摩善也。萬億曰兆。左傳曰。天子曰兆民。衆數也。言爾庶幾敬迎天之元命。以承奉予一人。我雖欲威畏之。爾且勿威畏之。我雖欲休美之。爾且勿休美之。惟敬慎五刑。以成正直剛柔之三德。蓋刑之中。皆德之中也。則予一人有善。而兆衆之民賴之。其安寧惟永長矣。此所謂格命也。長丁丈反。幾平聲。省悉井反。音消。錯清各反。音谷。刑當讀當去聲。述曰。伯父。詳顧命疏。二伯同姓。若周召分陝者。其例也。蔡傳云。此告同姓諸侯也。蔡未察乎伯父之統異姓諸侯也。呂氏柟云。舉其親者而言之。欲其言之易入也。非也。異姓之疏。必其言之難入乎。何視同異姓之歧也。庶幾詳下文疏書疏引鄭云。格登也。登命。謂壽考者。蓋鄭據釋詁。格登

義同。今不從者。爲晦也。釋文云。日人實反。一音曰。蓋本作日也。不作曰焉。江氏云。今女無不從安。猶曰勤勞。女無有以不勤爲戒者。此以作曰爲說也。縣今攷之。釋詁。由從義同。詩天保鄭箋云。或之言有也。江說從之。若夫慰訓安者。謂安慰也。非謂安逸也。且呂刑者。新布之刑。戒之可矣。何以遽責之乎。如謂責其舊習也。則穆王去成康未久爾。豈諸侯無或勤者乎。詩小弁鄭箋云。由用也。詩縣毛傳云。慰安也。引國語者。魯語文。韋注云。業事也。工官也。愔慢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參伍以變。錯綜其數。今參聽而錯用焉。釋言云。訛言也。勸窮也。謂以言窮之也。後漢書楊賜傳云。尙書曰。天齊乎人。假我一日。此于作乎。民作人。傳作假。蓋異文也。

隱十一年左傳云。假手于我寡人。假我亦俾我之義也。釋文云。傳馬本作矜。矜哀也。又引馬云。齊中也。江氏云。假讀爲天假之年之假。終謂考終命也。天中乎人。而假我一日之命。其非考終與。惟考終與。實在乎人。言敬德則徼天眷而永年也。此言假年者。据僖二十八年左傳文也。然假年而謂之假一日。可乎。亦既假之。則當言惟終在人。不當言非終矣。經下文云。非天不中。惟人在命。今言天中乎人。於文未適也。釋言云。殷齊中也。惟殷于民之殷。與此齊不訓中者。以經自有言中之文也。苟同言中。經豈數變文邪。僞傳讀此經。曰俾我。曰一日非終。曰惟終在人。皆絕句焉。謂天整齊於下民。使我爲之一日所行。非爲天所終。惟爲天

所終。在人所行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非終惟終。當與非從惟從之讀同。逆迎。詳金滕疏。威。古通畏。詳鴻範疏。詩六月云。蠻荆來威。言來畏也。鄭箋云。來服宣王之威。此於詩病添文也。夏書者。文七年左傳所引文也。今詳逸文。大誓云。羣公咸曰。休哉。周公曰。雖休勿休。釋詁云。休。美也。漢書宣帝紀云。詔曰。書不云乎。雖休勿休。祇事不息。顏注云。周書呂刑之辭。蓋引此經。而釋爲祇事不息邪。然安見其必非大誓之辭也。漢書外戚傳云。書曰。雖休勿休。惟敬五刑。以成三德。蓋與今本同。僞傳云。行事雖見畏。勿自謂可畏。雖見美。勿自謂有美。蓋傳猶漢書之說也。此不如蒙上文爾我而言也。釋詁云。休息也。江氏以言此經。則非畏與休對言。

之義矣。周語云。爲晉休戚。韋注云。休喜也。王氏引之以言此經。蓋畏與喜對言也。然典獄哀矜。則勿喜是矣。安所云雖喜乎。通鑑漢紀云。孝文帝前三年。張釋之爲廷尉。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。得。帝怒。下廷尉治。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。爲奏當棄市。上大怒曰。人無道。乃盜先帝器。吾屬廷尉者。欲致之族。而君以法奏之。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。釋之免冠頓首謝曰。法如是足也。且罪等。然以逆順爲差。今盜宗廟器而族之。有如萬分。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。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。帝乃白太后許之。此雖畏勿畏之義也。胡注云。得言捕得也。共讀曰恭。長陵高祖陵也。師古曰。抔。謂以手掬之也。王制云。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。

王命三公參聽之。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。王三又。然後制刑。注云。又當作宥。是也。此雖休勿休之義也。慶善詩皇矣。毛傳義也。慶不訓喜者。典獄當哀矜而勿喜也。萬億曰兆。禮內則鄭注兆民義也。互詳洛誥疏。引左傳者。閔元年文。王曰。吁。來。有邦有土。告爾祥刑。在今爾安百姓。何擇非人。何敬非刑。何度非及。度徒洛反

自此而下至篇終十節。皆告諸侯以祥刑也。吁。歎辭。蓋歎而呼諸侯來前也。言有邦。又言有土者。諸侯國有封土。明百姓生於其土也。以吉人制刑之中。百姓於是乎安。故曰祥刑。祥亦作詳。鄭氏謂審察之也。及蔡氏謂逮也。漢世詔獄所逮。有至數萬人者。蘇氏謂獄吏以多逮爲利。度其非

同惡者。則勿逮。可也。言在今爾諸侯欲安民。何所宜擇。非邦之官人乎。何所宜敬。非人之制刑乎。何所宜度。非刑之逮及乎。蓋訊鞠之難。恐以有罪而及無罪。雖敬刑之人。亦或失所度焉。故特言之也。下文所謂兩造具備者。統所及而言也。

述曰。吁。墨子引作於。詩清廟毛傳云。於歎辭。釋文云。吁。馬作于。于。於也。蓋從釋詁也。詳今本與史記錄呂刑者同。鄭詳義。見後漢書劉愷傳注。說文云。詳。審議也。釋詁云。度。謀也。釋文引馬義同。今不出之者。以無訓自明也。釋言云。逮。及也。說文云。及。逮也。蓋轉注焉。廣雅云。及。連也。蓋逮之。則連之矣。隱六年左傳云。長惡不悛。從自及也。桓二年公羊

傳云。及者何。累也。史記云。何擇非其人。何敬非其刑。何居非其宜與。蓋度作宅。今文也。故史遷訓居。或曰。此堯典所謂五宅三居者歟。釋詁云。及與也。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。書疏引王云。度世輕重所宜。蓋釋及爲世也。僞傳與王同。今攷禮運云。天下爲家。各親其親。各子其子。又云。大人世及以爲禮。注云。大人。諸侯也。而世及無注焉。其言天下爲家者。則注云。傳位於子。是其爲父子世及可知也。禮疏云。父子曰世。兄弟曰及。非也。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。魯一生一及。何休云。父死子繼曰生。兄死弟繼曰及。今禮言世及者。以親之傳子而言也。非所謂一生一及也。且兄弟相繼。不亦世及乎。魯僖公者。閔公庶兄也。閔公爲君。僖公臣焉。

僖公繼閔公則如子矣。僖元年公羊傳云。此非子也。其稱子何。臣子一例也。故史記殷本紀。於兄弟相及者。皆以世言也。蓋及有世之義焉。王以言此經。非也。經下文云。刑罰世輕世重。繇王言之。此何不言世而言及邪。言世者其文明。言及者其文晦。經必爲是變文。奚取也。墨子引呂刑云。於來。有國有土。告女訟刑。在今而安百姓。女何擇言人。何敬不刑。何度不及。能擇人而敬爲刑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。此邦作國。爾作女。爾安作而安。何擇上有女字。皆文異而義同也。詳作訟。非作言作不。此墨子文殘而譌爾。蓋墨子多殘。以孟子闕之。其書幾廢。故也。或曰。言者吉之譌也。非也。吉人而曰何擇。可乎。繇墨子言之。及者及古也。

然經言及不言古也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經上文云。今爾何監。非時伯夷播刑之迪。下文云。今往何監。非德于民之中。皆謂何某非某乎。此經文一例也。

兩造具備。師聽五辭。五辭簡孚。正于五刑。五刑不簡。正于五罰。五罰不服。正于五過。造七報反

此言聽獄之宜。正者也。造至也。蔡氏謂兩爭者至也。周官以兩造聽民訟。是也。具俱也。謂兩造之主者及者俱備也。師衆也。謂衆刑官。五辭者。蔡氏謂麗於五刑之辭也。簡核孚信也。正蔡氏謂質也。罰者。贖也。下文所謂罰鍰也。服治也。猶上服下服之服也。過者。若周官三宥之過失也。易之解曰。君子以赦過宥罪。蓋五辭核信。既聽之而質于五刑。

五刑不核。將贖之而質于五罰。蔡氏謂辭與刑參差不應。刑之疑者也。五罰不治。遂宥之而質于五過。蔡氏謂辭與罰又不應。罰之疑者也。應去聲

述曰。周官云。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。入束矢於朝。然後聽之。注云。造至也。蔡引周官者。以釋兩造之聽焉。非有所入也。則不言禁矣。今攷大司寇注云。訟者既兩至。使入束矢。乃治之也。必入矢者。取其直也。詩曰。其直如矢。古者一弓百矢。束矢其百个與。疏云。不實則沒入官。是也。又注云。不至不入束矢。則是自服不直者也。疏云。是禁民省事之法。非也。彼豈必自服者乎。周官豈惟省事者乎。蓋民之興訟也。有以小事而誣人者。及被訟者至。則興訟者反不至。卽

至矣。坐之誣告。其罪則輕。而被訟者。以曠時之久也。受累多矣。民又有以小事而害人者。以爲彼難於訟我也。卽訟矣。彼有訟累。我無重罪。則彼適爲我害也。故察其訟者。必使兩至。而入束矢焉。其直者。乃反其所入。其有不至。或無所入者。是不直也。有司將窮治其人。而無待聽之矣。此所以能禁民訟也。淮南子云。齊桓將欲征伐。甲兵不足。令有重罪者。出犀角一戟。有輕罪者。贖以金。分訟而不勝者。出一束箭。繇是推之。束箭者。束矢也。出此則入彼焉。蓋其訟之輕也。故周官云。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。入鈞金。三日。乃致於朝。然後聽之。亦其獄之輕也。此禁民之僞券書而致人於獄者也。注云。劑。今券書也。必入金者。取其堅也。三十

斤曰鈞。是也。易象云。噬嗑亨。利用獄。其象云。九四。噬乾肺。得金矢。利艱貞。吉。六五。噬乾肉。得黃金。貞厲。无咎。此其占也。蓋束矢鈞金。周官職金。所謂金罰貨罰也。不直者罰之。直者必反其所入矣。雖然。直者窮民。何以得所入乎。則肺石路鼓之能達之也。周官云。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。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。而其長弗達者。立於肺石。三日。士聽其辭。以告於上。而罪其長。注云。肺石。赤石也。周官云。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。而掌其政。以待達窮者。注云。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。縣是推之。雖在窮民。其訟也。安有不能達而兩至哉。或曰。造猶造端之造。謂作事之端也。易訟象傳云。君子以作事謀始。今不從者。訟端。或彼獨造。

也。而此無造焉。非必兩造也。若詩言我生之初。尙無造也。具俱。詩節南山毛傳義也。蔡傳云。具備者。詞證皆在也。今攷詞者。若左傳所謂獻狀也。詞與辭通。凡聽訟之善。若詩言召伯聽於甘棠下者。其民豈必獻狀乎。故行露女子亦聽其辭而已矣。經固以聽五辭爲言也。且證者上文所謂及也。其證可言造者。猶盤庚稱有衆咸造也。其詞則安可言造邪。江氏云。師士師也。今以周官言之。若大司寇。若小司寇。若鄉士。刑官之衆。皆有聽焉。非特士師也。釋詁云。師衆也。孫氏云。五辭者。周官小司寇之五聽也。非也。五聽之一曰辭聽。其餘四者。豈在辭乎。夫五罰者。麗於五刑之罰也。經下文可據也。則五辭宜一例矣。王制云。無簡不聽。注

云。簡誠也。蓋有可核者。則誠矣。今訓核。不訓誠者。以簡乎
連文也。釋詁云。孚。信也。信者。誠也。周官云。大司馬簡稽鄉
民。謂簡而稽之也。蓋簡有核之義焉。詩。縣云。虞芮質厥成。
毛傳云。質。成也。成。平也。今轉注之。正。猶平也。平。猶質也。服
治。說文義也。周官云。司刺掌三宥之灋。壹宥曰不識。再宥
曰過失。三宥曰遺忘。蓋過失之宥。堯典所謂眚災肆赦也。
孫氏云。罰之不從。則聽獄者之過也。江氏云。五過。卽下文
惟官。惟反。惟內。惟貨。惟求也。此皆從下文馬鄭注而言也。
如其言。是聽獄者之惡也。豈惟過乎。是亂于五惡也。豈正
于五過乎。

五過之疵。惟官。惟反。惟內。惟貨。惟來。其罪惟均。其審克之。
疵才
斯反

此言聽獄者之私罪也。疵病也。蔡氏曰。官威勢也。反報德怨也。內女謁也。貨賄賂也。是也。蓋赦過之病。固反而報德矣。然或赦此則害彼焉。是亦反而報怨也。來交好也。詩曰。知子之來之。又曰。惠然肯來。今言交好之私。故終見其疵也。其罪惟均者。以此之疵。故出人罪。其疵者之罪。與本犯之罪同也。經言五過之故。出不言五刑五罰之故。入者。蔡氏謂舉輕以見重也。克能也。言其必審而後能此也。蓋下文數見焉。今言其必審此疵而後能均此罪也。○謹案典獄之疵有五。而經上下文惟言貨者。何也。蓋以貨爲疵。則無所不疵者矣。貨之者。將以貨而動其官。期其反。煽其內。因其來也。求貨者。將以貨而諂其官。遂其反。豔其內。贈其

來也。

調於歌反。賄虎狼反。賂音路。好上聲。嬖音扇。諸丑反。玃反。蠶餘。賂反。賂昨互反。

述曰。瘵病。釋詁文。吳志陸凱傳云。所在長吏。務行威勢。此官之疵也。猶漢書言貴勢也。孟子引曾子云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。此反報之例也。詩執競毛傳云。反復也。偽傳云。詐反囚辭。蓋讀反若翻。漢書所謂反獄也。此詐爲平反也。今以諸病言之。孰不可詐反者邪。曲禮云。內言不出於梱。注云。內言女職也。詩卷耳序云。無私謁之心。蓋女謁也。說苑言湯以旱自責云。苞苴行邪。女謁盛邪。此言內而兼言貨也。蓋以賄賂託苞苴之禮而行。孟子所謂是貨之也。蔡傳云。來干請也。今不從者。以諸病皆干請也。偽傳云。舊相往來。傳言往者。於經病添文也。禮尙往來。然高明之家。蓋

有來而不往者矣。引來之者。詩女曰雞鳴文。其下文云。知子之好之。則來者。交好也。引肯來者。詩終風文。釋文云。來馬本作求。又引馬云。求。請賕也。其於言貨者。則複矣。昭元年左傳云。叔孫曰。我以貨免。言求人以貨也。昭二十三年左傳云。范獻子求貨於叔孫。言求人之貨也。其求也。皆貨也。若漢律所謂受賕也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以此五過出入人罪。與犯法者等。蓋馬以惟官五者爲五過也。非也。史記云。五過之疵。官獄內獄。此史遷訓惟官惟內者也。五過之疵。而約其二焉。是不以惟官五者爲五過也。夫惟官五者。五惡也。所謂疵也。聽獄者之私罪也。五惡不可以五過言也。均史記作鈞。蓋古通也。克。漢志引作核。蓋核者克之聲。

近也。詩十月之交云。黷妻煽方處。言內寵也。毛傳云。美色曰黷。煽熾也。王氏安石云。言其勢盛。若火之煽然。聘禮注云。贈送也。蓋以其來而贈之也。而惟貨託焉。五刑之疑有赦。五罰之疑有赦。其審克之。簡孚有衆。惟貌有稽。無簡不聽。具嚴天威。

此言聽獄之慎。疑者也。蔡氏曰。刑疑有赦。正于五罰也。罰疑有赦。正于五過也。是也。故其必審此疑而後能有此赦也。周官小司寇言聽獄訟者。一曰辭聽。二曰色聽。三曰氣聽。四曰耳聽。五曰目聽。其言聽民之所刺宥者。一曰訊羣臣。二曰訊羣吏。三曰訊萬民。今上文所言者。兩造具備而師聽之。五辭於是乎簡孚。蓋辭聽也。然師聽雖衆。而簡孚

猶未衆也。故簡孚當有衆焉。蓋聽訊之衆也。然稽之者衆。而非不稽於其人也。故惟貌當有稽焉。蓋色氣耳目之聽也。至是而聽獄之道無遺矣。其無可核者不聽焉。則無所謂疑也。故史記訓之曰。無簡不疑。凡若此者。俱以嚴敬天之威刑也。刺七賜反

述曰。書疏引鄭云。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。過不赦也。禮記云。凡執禁以齊衆者。不赦過。蓋鄭以爲五過。卽惟官五者也。遂以禮記王制爲言爾。今攷王制云。疑獄。汜與衆共之。衆疑赦之。以言此經之五過是也。王制云。赦從重。注云。雖罪重猶赦之。其義也。若夫王制云。凡作刑罰。輕無赦。注云。爲人易犯。繇是言之。過而違禁。則輕矣。而不赦者。彼注亦

以爲人將易犯也。蓋與此經之五過。自五刑五罰之重而遞減者不同。鄭說非也。故書疏難鄭云。五刑之疑。赦刑取贖。五罰疑者。反使服刑。顛倒一至此乎。周官小司寇注云。觀其出言。不直則煩。觀其顏色。不直則赧然。觀其氣息。不直則喘。觀其聽聆。不直則惑。觀其眸子。不直則眊然。又云。刺殺也。宥寬也。民言殺殺之。言寬寬之。是也。湯誓云。今爾有衆。其言有衆者。猶有邦有土之例也。盤庚云。綏爰有衆。其義也。卽皋陶謨所謂有民也。今言有衆者。以有稽連言。則與湯誓不同。蓋有衆對未衆而言也。卽羣臣羣吏萬民之衆也。蔡傳云。惟察其貌。所謂色聽也。此於義未悉也。論語云。色思溫。貌思恭。此對言也。鴻範云。貌曰恭。而不言色。

焉。此統言也。蓋貌統乎色而不惟色也。氣充乎貌者也。耳目者視聽之貌也。王氏樵云。蓋察之視聽氣色之間也。貌史記作訊。蓋異文也。然經言簡字有衆。則訊之義昭然矣。言訊不言貌。非其備也。貌說文引作緇。段氏云。此說文存孔壁古文之舊。爾古文作緇。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。審爲貌之假借也。乃改作貌焉。如周官故書作某。經師讀作某。自鄭注時已改從之。而異乎故書矣。故釋文書疏不言馬鄭訓惟貌之異焉。是也。或曰。說文云。緇。旃絲也。說文之字以類次之。今糸部次緇。次細。次緇。則察微之義也。今攷五聽之道。於貌稽之。所以察微也。徒言緇以察微。而不明其於貌稽之。則不知察微者云何矣。具史記訓共。釋詁云。共

具也。蓋轉注焉。俱猶共也。

墨辟疑赦。其罰百鍰。閱實其罪。劓辟疑赦。其罰惟倍。閱實其罪。剕辟疑赦。其罰倍差。閱實其罪。宮辟疑赦。其罰六百鍰。閱實其罪。大辟疑赦。其罰千鍰。閱實其罪。墨罰之屬千。劓罰之屬三百。宮罰之屬三百。大辟之罰。其屬二百。五刑之屬三千。辟匹亦反。鍰戶關反。荆扶謂反差初宜反。屬音蜀。

此言五刑之贖也。墨。黥面。劓。割鼻。剕。刖足。宮者。丈夫割勢下蠶室。女子閉於宮中。禮。蠶室亦稱宮。故其刑皆曰宮。大辟。斬首。辟。罪也。鍰。鄭氏謂六兩也。又曰。鍰六兩太半兩。閱者。簡而閱之。實者。孚而實之。蔡氏曰。倍。二百鍰也。倍。差倍而又差。五百鍰也。是也。五罰之屬。分言之。而五刑合言之。

者。明其分屬與五罰同也。○謹案周官司刑。掌五刑之灋。其罪二千五百。今呂刑三千者。蔡氏謂比舊輕罪爲多。而重罪爲減。是也。然皋陶無五刑之贖。周官亦無此焉。小司寇訊於衆而宥之者。此王制所謂疑獄。汜與衆共之。衆疑赦之也。蓋疑則赦之而已矣。不以罰贖爲也。夏書曰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其謂是與。周官職金。掌受士之金罰貨罰。入于司兵。蓋其獄訟之輕者。士罰其不勝者。大司寇所以有束矢鈞金之入也。此王制所謂凡作刑罰。輕無赦也。非五刑之罰也。五刑之罰。可贖之以金。鍰。嗚呼。自穆王之筆荒始也。灋與法通。別音月汜古汎字是與之與平聲述曰。墨史記作黥。周官司刑注云。墨。黥也。先刻其面。以墨

室之。大傳云。非事而事之。出入不以道義。而誦不詳之辭者。其刑墨。劓義詳。康誥疏。荆。史記漢志作臙。蓋與大傳同。說文云。臙。郛崙也。臙與臙通。蓋臙則郛傷。荆則趾傷。皆足刑也。昭三年左傳云。踊貴履賤。踊者。荆也。襄二十九年公羊疏。引鄭駁異義云。皋陶改臙爲荆。呂刑有荆。周改荆爲別。蓋鄭據周官司刑言別罪也。或據鄭以臙爲苗民之虐刑。非也。釋詁云。荆。別也。此二者實同。非周改之也。則言皋陶改者。亦非也。周官司刑注云。周改臙作別。夏刑臙辟三百。則鄭說歧矣。史記云。孫子臙腳。蓋戰國猶然也。周官司刑注云。宮者。丈夫則割其勢。女子閉於宮中。後漢書光武紀云。詔死罪繫囚。皆一切募下蠶室。其女子宮。注云。蠶室。

宮刑獄名。刑者畏風。作室蓄火如蠶室。因以名焉。今攷禮祭義云。古者天子諸侯。必有公桑蠶室。遂云。築宮仞有三尺。棘牆而外閉之。蓋宮者蠶室也。此文夫腐刑所以亦謂之宮也。蔡傳云。宮淫刑也。今攷大傳云。男女不以義交者。其刑宮。此宮刑之始也。其後則坐他罪者亦宮焉。昭五年左傳言楚子之得志云。以羊舌肸爲司宮。則非坐淫也。漢書司馬遷傳云。茸以蠶室。則遷坐救李陵故也。崔浩漢律序云。漢文帝除肉刑。而宮不易。非也。漢書景帝紀元年詔云。孝文皇帝除宮刑。重絕人之世也。蓋文景後。其有復之歟。故西魏大統十三年。乃除宮刑。今據通鑑而可知也。或曰。周官掌戮云。宮者使守內。所謂司宮也。此宮刑所繇名。

也是不然也。蓋釐室既刑。謂之宮者。然後使之守內而司宮爾。掌戮云。墨者使守門。豈墨爲門刑乎。禮文王世子云。其死罪。則曰某之罪在大辟。蓋不得保首領以沒者也。釋詁云。辟。舉也。舉。今作罪。釋文云。鍤。徐戶關反。六兩也。鄭及爾雅同。又釋文謂說文云。鍤。六銖也。銖。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。馬同。又馬云。賈逵說。俗儒以銖重六兩。周官劔重九銖。俗儒近是。蓋釋文引鄭者。與鄭大傳注義同。大傳云。一饌六兩。鄭注云。所出金鐵也。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。此亦以六兩爲言也。饌之與鍤。以聲近而假借爾。饌又作選。漢書蕭望之傳。所稱呂刑金選。是也。漢書食貨志。選作撰。皆異文也。釋文引爾雅者。僞小爾雅也。今本說文六

錡之六。脫字焉。不與釋文所引同。或曰。亦譌爲六也。馬引
賈說者。蓋賈傳古文。其於今文家從大傳六兩之說。則以
爲俗儒爾。攷工記云。挑氏爲劒。上制重九錡。馬蓋据之。推
劒之錡不得輕也。故謂俗儒近是焉。攷工記者。補周官所
闕之冬官也。史記。鍤作率。徐廣云。率。音刷。蓋鍤之聲轉也。
周官職金疏云。夏侯歐陽說。墨罰疑赦。其罰百率。古以六
兩爲率。古尙書說。鍤者率也。一率。十一銖。二十五分銖之
十三也。百鍤爲三斤。繇是言之。鄭言六兩者。從今文說也。
攷工記治氏疏。引王與鄭此義同。鄭不從古文說。爲其輕
之甚也。虞書金贖疏。引鄭駁異義云。贖死罪千鍤。鍤六兩
太半兩。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。與今贖死罪金

三斤。價相依附。此鄭又存一義也。攷工記桃氏九錡注云。重三斤十二兩。鄭亦以六兩太半兩爲言也。鄭治氏三錡注同。治氏疏云。凡數言太者。皆三分之二爲太。三分之一爲少。以一兩二十四銖。則十六銖爲太半兩也。淮南子云。秋分而槩定。槩定而禾熟。律之以數十二。故十二槩而當一粟。十二粟而當一寸。日之數十。故十寸而爲尺。十尺而爲丈。其以爲量。十二粟而當一分。十二分而當一銖。十二銖而當半兩。則緩之數可推也。簡閱詳盤庚疏。惟倍史記作倍灑。蓋灑讀若灑。以音同而假借爾。蓋與孟子言倍蓰者同。卽經下文倍差之義也。孟子趙注云。五倍曰蓰。此自孟子言十百千萬者而差之也。今則以倍而差之爾。徐廣

云。灋。一作徒徐遂以五倍爲言。非也。釋文。史記集解。引馬
云。倍二百爲四百。鏹也。差者。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。凡五
百三十三鏹。三分鏹之一也。今不出之者。以上下之鏹差
等之。則五百鏹昭然也。六百。史記作五百。周官云。司刑掌
五刑之灋。以麗萬民之罪。墨罪五百。劓罪五百。宮罪五百。
刖罪五百。殺罪五百。蓋二千五百也。孝經引甫刑云。一人
有慶。兆民賴之。而其言刑者云。五刑之屬三千。蓋孔子之
時。猶呂刑也。僖十八年左傳云。鄭伯始朝于楚。楚子賜之
金。旣而悔之。與之盟曰。無以鑄兵。蓋金者。銅也。或爲鐵焉。
古以鑄兵者。也。非黃金也。黃金千鏹。人之可贖者。有幾乎。
夏書。今詳逸文。周官職金疏云。旣言金罰。又曰貨罰者。出

罰之家。時或無金。卽出貨以當金直是也。

上下比罪。無僭亂辭。勿用不行。惟察惟法。其審克之。

比如字僭子念反

此言刑罰之比例者也。比者。若王制所謂小大之比也。蔡氏謂罪無正律。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。無古通毋僭差也。辭者。卽上文所謂五辭也。或竄亂焉。或翻亂焉。皆亂辭也。蓋易差矣。不行者。謂昔所行法而今不行也。言上附下附而比罪焉。比其獄辭。則毋差於亂辭。比其行法。則勿用乎不行。惟察則其辭實矣。惟法則其行宜矣。其必審此上下而後能比此罪也。

差側加反竄七亂反翻反平聲易以智反

述曰。王制云。凡聽五刑。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。注云。小大猶輕重。已行故事曰比。王制釋文云。比例也。周官大司寇

云。凡庶民之獄訟。以邦成弊之。注云。邦成。謂若今時決事
比也。詩抑毛傳云。僭差也。僞傳云。無聽僭亂之辭。此之言
聽。於經病添文也。無僭。與勿用對文。非以僭亂爲言也。經
上文云。罔差有辭。其句例也。漢書刑廢志云。姦吏因緣爲
市。所欲活則傅生議。所欲陷則予死比。若此者。其於五辭
也。必有竄之。翻之。而亂之者矣。定讞者。其惟察而無差乎。
康誥云。司師茲殷罰有倫。又云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。此昔
法之行於今者也。所謂惟法也。不然。則勿用之矣。
上刑適輕。下服。下刑適重。上服。輕重諸罰有權。刑罰世輕世重。
惟齊非齊。有倫有要。

此言刑罰之權宜者也。服治也。蔡氏謂事在上刑而情適

輕則服下刑。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也。事在下刑而情適重。則服上刑。康誥所謂小罪惟終者也。孟子曰。權然後知輕重。又曰。執中無權。猶執一也。今言服之有權。則諸罰不執一矣。蔡氏謂權者進退以求其輕重之宜也。周官大司寇言詰刑者。一曰刑新國用輕典。二曰刑平國用中典。三曰刑亂國用重典。蔡氏謂此隨世而爲輕重者也。倫理也。康誥所謂殷罰有倫也。要猶孝經言要道之要。蓋倫得其要。所謂刑之中也。蔡氏曰。輕重諸罰有權者。權一人之輕重也。刑罰世輕世重者。權一世之輕重也。惟權變是適。而齊之以不齊焉。其倫要蓋有不可紊者矣。述曰。說文云。反治也。服與反通。孟子云。善戰者服上刑。言

以上刑治之也。周官云。司刺求民情。斷民中。而施上服下服之罪。其義也。後漢書劉愷傳云。尚書曰。上刑挾輕。下刑挾重。此適作挾也。且引而節之歟。李賢注引此經而釋之。謂二罪俱發。原其本情。蓋言乎一人二罪也。以爲挾而兼有焉。今不從者。以非此所謂權者也。其言一人二罪者。經不曰有并兩刑乎。挾與挾通。詩大明毛傳云。挾達也。適猶達也。蓋有所適。則有所達矣。言適而達於權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巽以行權。說卦云。巽爲進退。蓋權必進退於衡之中也。蔡傳云。惟齊非齊者。法之權也。有倫有要者。法之經也。蔡以爲權不失乎經者也。然旣謂之權。則不可謂之經矣。桓十一年公羊傳云。權者。反於經。然後有善者也。孟子云。男

女授受不親禮也。蓋所謂經也。孟子云。嫂溺援之以手者。權也。蓋所謂善也。權宜而適刑之中。惟輕焉。惟重焉。雖其反於經也。皆祥刑之善也。周官大司寇注云。新國。新辟地。立君之國。平國。承平守成之國。亂國。篡弑叛逆之國。是也。倫。理。說文義也。孝經云。所敬者寡。而悅者衆。此之謂要道也。則治刑之要可推也。易繫辭傳云。不可爲典。要。唯變所適。此非無要也。無常要也。言有要而不可爲執一也。權者。其變也。惟與唯通。詩正月云。維號斯言。有倫有脊。毛傳云。倫。道。脊。理也。鄭箋云。皆有道理。絲是言之理。猶道也。其於詩義。則復矣。蓋脊。要也。讀要去聲。其平聲者。皆以一義轉也。說文云。要。身之中也。要與腰通。要者。脊之要也。故在中。

焉。今治刑之要皆其中也。荀子云。刑稱罪則治。不稱罪則亂。故治則刑重。亂則刑輕。犯治之罪固重。犯亂之罪固輕也。書曰。刑罰世輕世重。此之謂也。後漢書應劭傳引世作時。其說與荀子義同。今不從者。以非此所謂權者也。蓋荀子自一端言之爾。周官司刑注云。夏刑大辟二百。贖辟三百。宮辟五百。劓墨各千。周則變焉。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。疏云。夏刑以下。据呂刑而言。此贖辟三百。與五百異。宮辟五百。與三百異。疏謂轉寫者誤也。蓋疏以鄭從呂刑序所謂訓夏贖刑者也。大傳云。夏刑三千條。此非從序說也。今文無序也。而此適可以傳序說焉。司刑惟二千五百爾。則以爲周之變也。然呂刑言穆王矣。曷嘗言夏刑乎。詳書

序辯。荀子云。先王惡其亂也。故制禮義以分之。使有貧富貴賤之等。書曰。惟齊非齊。此之謂也。絲。荀子言之。孫氏謂其斷章取義是矣。夫賦詩斷章。左傳稱焉。荀子以之言書。非本義也。

罰懲非死。人極于病。非佞折獄。惟良折獄。罔非在中。察辭于差。非從惟從。哀敬折獄。明啓刑書。胥占。咸庶中正。其刑其罰。其審克之。獄成而孚。輸而孚。其刑上備。有并兩刑。差初宜反。上時掌反。并必政反。

此言折獄而獄成者也。病謂困而傷財也。蓋罰以懲戒。雖非死刑。然人極于困而傷財矣。佞者口給而亂義也。以此決獄。則訟者雖無辭而實不得其情。且或亂之矣。折。決也。良善也。言非佞人之能決獄。惟善人之能決獄也。差。別也。

上文言罔差有辭矣。則有辭無辭之差可知也。上文言其罰倍差矣。則上刑下刑。輕罰重罰之差可知也。從者從其差等也。言折獄之良者。無不在刑之至中。察五辭于有無。上下輕重之差。非從此差等與。惟從此差等與。蓋察其在中也。上文言敬。此言哀敬者。折獄惟哀故敬也。論語曰。如得其情。則哀矜而勿喜。啓開也。刑書者。法令之書也。猶後世所謂律也。胥相也。占者。如卜筮之啓書而占度也。咸皆也。庶謂庶幾也。言折獄之良者。以所哀之敬而折獄。明開法令之書。相與占度之。皆庶幾乎中正。其刑之與其罰之。與其必審此中正而後能折此獄也。輸者。轉而獻之也。謂獻其獄成也。王制曰。成獄辭。史以獄成告於正。正聽之。正

以獄成告於大司寇。大司寇聽之。棘木之下。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。王命三公參聽之。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。王三又。然後制刑。林氏謂此所謂獄成而孚。輪而孚也。上謂輪上者也。蔡氏謂上獄當備一人而犯兩事。罪雖從重。亦并兩刑而上之。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。度徒洛反。參七南反。讞音獻。

述曰。詩大東序云。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。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。則病者困而傷財也。論語云。禦人以口給。言佞也。孟子引孔子云。惡佞。恐其亂義也。論語稱子路折獄者。言其信而決之也。易序卦云。賁者飾也。故賁之象曰。无敢折獄。蓋佞者敢飾而決之也。詩鶉之奔奔傳云。良善也。漢書宣帝詔云。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。政平

訟理也。與我共此者。其惟良二千石乎。僞傳云。察囚辭在
於差錯。蔡傳云。辭非情實。終必有差。聽訟必於其差而察
之。今攷上文云。師聽五辭。蓋察失辭者在其中矣。此言獄
成之辭。則察於從其差等者焉。呂刑言差者三。宜一例也。
徐幹中論云。罰不可以重。亦不可以輕。先王思中以平之。
而不失其節。書曰。罔非在中。察辭于差。蓋以爲差者輕重
之平也。卽差等也。大傳云。聽獄者或從其情。或從其辭。孔
叢子襲之。以爲孔子釋此經之言也。其下文又云。辭不可
從。則斷以情。皆僞爲之爾。夫聽獄者從其情之辭而已矣。
安有或從其情。或從其辭者乎。僞傳云。非從其僞辭。惟從
其本情。蓋與孔叢子義同。其言僞辭者。以爲辭之差也。其

言本情者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如其言。經不當曰。非從于孝。惟從于情乎。經上文云。非訖于威。惟訖于富。如以非訖。惟訖爲文。則不知訖者云何矣。經上文云。非終。惟終。蓋上下之終。文同而義亦同。非從。惟從。亦其例也。蔡傳云。非從。惟從者。猶曰。不然而然。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。蔡未斥乎此爲何從也。大傳云。子曰。聽訟。雖得其指。必哀矜之。死者不可復生。斷者不可復續也。書曰。哀矜哲獄。蓋矜者。敬之聲轉也。折作哲。蓋假借焉。漢書于定國傳贊云。哀鰥哲獄。矜古通鰥。猶詩何人不矜之例也。經上文言哀矜者。哀而矜之也。此言哀敬者。哀而敬之也。蓋矜在其中矣。昭六年左傳云。鄭人鑄刑書。杪向使詒子產書曰。昔先王議事以制。不

爲刑辟。懼民之有爭心也。民知有辟。則不忌於上。竝有爭心。以徵於書。而徵幸以成之。弗可爲矣。夫辟者。法也。緣叔向言之。今穆王言刑書。何也。蓋叔向所議者。鑄刑書而民觀之也。非謂先王無刑書也。啓刑書以爲占。上下比罪。適輕適重。是所謂議事以制也。昭二十九年左傳云。晉鑄刑鼎。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。仲尼曰。晉其亡乎。失其度矣。然則仲尼不譏子產。何也。仲尼言晉之刑書。固曰。晉國之亂。制也。若夫鄭之刑書。則子產復叔向書。所謂吾以救世也。其後鄭卒以治。故論語稱之曰。惠人也。左傳孔疏云。李悝作法。蕭何造律。秦漢以來。莫之能革。以今觀之。不可一日而無律也。秦漢以來。天下爲一。長吏以時遷代。疆域闊遠。

戶口滋多。酷吏刑誅。肆情難測。不得不作法以齊之。疑則
讞之上府。故天下以治也。繇疏言之。蓋郡縣之世。異乎封
建。布刑於書。若唐律者。猶子產救世之心也。易繫辭傳云。
以卜筮者。尙其占。鴻範所謂謀及者也。釋詁云。度。謀也。金
縢云。啟籥見書。言占度也。論語云。回也。其庶乎。蓋庶者。庶
幾也。故易繫辭傳云。顏氏之子。其殆庶幾乎。桓寬鹽鐵論
云。郡國諸侯。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。蓋輸者。轉而獻之也。
僞傳云。輸汝信於王。此釋而爲汝也。於文未適也。周官云。
朝士。掌建邦外朝之廡。左九棘。孤卿大夫位焉。右九棘。公
侯伯子男位焉。面三槐。三公位焉。王制注云。又當作宥。陳
氏經云。一人有兩罪。一罪有兩法。并上之以聽命。不敢專

也。今攷後世例繁一罪而兩法者有之。經曰五刑之屬三千。則法無兩歧者矣。江氏云。有一罪而疑輕疑重。介于兩刑之間。則并兩刑而上之。以待決于朝。此以獄之未成而疑者言也。非也。經固言獄成而孚者也。太平御覽引鄭大傳注云。犯數罪。猶以上一罪刑之。鄭言上一罪者。謂其重一罪也。禮文王世子云。獄成。有司獻于公。注云。獻之言白也。蓋獻其獄成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敬之哉。官伯族姓。朕言多懼。朕敬于刑。有德惟刑。今天相民。作配在下。明清于單辭。民之亂罔不中。聽獄之兩辭。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。獄貨非寶。惟府辜功。報以庶尤。永畏惟罰。非天不中。惟人在命。天罰不極。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。

相去聲

此申告諸侯而終祥刑之義也。官伯者。上文所謂伯父也。曲禮所以稱五官之長曰伯也。族姓者。上文伯兄以下也。篇中諸侯之稱。數變文者。互相備也。相馬氏謂助也。言我今言刑者。多懼辭。我敬于刑乎。則有天德者。惟此刑矣。今天以刑助治民。我當作配命在下焉。此上文所謂惟克天德。自作元命。配享在下也。明清者。明而清也。蔡氏謂明者。無蔽清者。無污也。單辭者。蔡氏謂無證之辭也。聽之爲尤難。是也。而私之不爲尤易乎。蓋獨有單辭。始以無證而不明。旣明矣。終以無證。則敢爲獄貨而不清。故特言單辭於先也。此猶上文言皇帝惟明而清問者。特言鰥寡有辭也。亂治也。言民獄之治也。兩辭者。兩造爭辭也。家。猶禮不家。

於喪之家。蓋富之以爲家也。私家卽獄貨也。蓋私家者。雖明而不清。以不清而同不明。故必不中也。言敬刑者。當明清于無證單辭。是民獄之尤難治者。當治焉。是民獄之尤易不治者。當治焉。則民獄之治。當無不中矣。故聽獄之兩造爭辭。毋或私家于獄之兩造爭辭。蓋亦當明清而無不中也。此自單辭而至兩辭。皆不當獄貨也。獄貨者。蔡氏謂鬻獄而得貨也。府聚也。辜功者。罪事也。蔡氏謂猶罪狀也。尤。罪也。在命者。蒙上文而言。謂在所罰不中之命也。孝經曰。不在於善。而皆在於凶德。今在命之在。其爲文猶此也。令善也。在于天下之在。猶居也。大誓曰。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。蓋庶民有善政居于天下也。今無得有焉。言

獄貨而不中者。非府聚其貨寶也。惟府聚其罪事爾。天報之以眾罪。此長可畏者。惟天報之罰也。此非天命不中。惟其人在所罰不中之命。使天罰不至此極。其庶民無得有善政居于天下矣。明司政典獄者。不畏天之罰。則不敬民之治也。蓋穆王贖刑。懼鬻獄者多。故申告而嚴戒焉。○謹案立政稱周公。若曰大史司寇蘇公。式敬爾由獄。以長我王國。茲式有慎。以列用中罰。蓋敬以求中。此典獄者之德也。呂刑言敬言中者數矣。所謂有德惟刑者也。經上文曰惟敬五刑。以成三德。其成於此乎。

五。官之長。讀長丁丈反。數入聲。汚音烏。易以智。

反鬻音欲

述曰。僞傳云。族同族。姓異姓也。書疏引襄十二。年左傳云。

異姓臨於外。同族於禰廟。蓋疏以申言乎同異也。非也。左傳不又曰同姓於宗廟乎。詩麟趾所謂公族公姓者。皆周之宗也。馬義見釋文。釋詁相助義同。此馬所据也。蔡傳云。朕之於刑。言且多懼。况用之乎。今攷穆王言刑。卽言刑之用也。蔡求用於言之外。於義未融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四多懼。蓋其辭危也。孟子引書云。天降下民。作之君。今不以言此經者。蓋蒙上文朕敬而言。謂自作元命也。非謂天作之也。後漢書朱浮傳云。有人單辭告浮事者。注云。單辭謂無證據也。故光武本紀云。明察單辭。注云。單辭猶偏聽也。或曰。單辭猶論語所謂片言也。論語孔注云。片猶偏也。非也。論語不曰可以折獄之片言。而曰片言可以折獄。則朱子以

爲子路片言者是也。邱氏濬云。獄辭之初造者必單。俗所謂一面之辭也。及夫兩造具備。則有兩辭矣。此以兩辭之分者爲單辭。於義未析也。民之亂罔不中。蓋絕句焉。其下文所謂非德于民之中者乎。僞傳云。民之所以治。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。傳失其讀矣。如其言。則民治之由。何以舍其聽單辭者邪。引家義者。禮檀弓文。昭十四年左傳云。鮒也。鬻獄。此以獄爲市也。周官云。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。蓋府所以藏也。有聚之義焉。昭十二年左傳稱昭子云。吾不爲怨府。杜注云。怨禍之聚。其義也。詩崧高毛傳云。功事也。大傳云。獄貨。非可寶也。貪人之寶。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。親下以矯其上者。未有能其功者也。

蓋傳亦以功爲事也。言未有能其事。則其爲罪事可知也。
尤古通說。說文云。訖罪也。周書曰。報以庶訖。蓋古文也。易
坤文言云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蓋
所以報也。令善釋詁文。凡民所在者。卽所居也。若在齊卽
居齊也。若在魯卽居魯也。大誓。今詳逸文。周官鄉士云。獄
訟成。士師受中。小司寇云。歲終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。登中
于天府。故典獄者必敬以求中焉。

王曰。嗚呼。嗣孫。今往何監。非德于民之中。尙明聽之哉。哲人惟
刑。無疆之辭。屬于五極。咸中有慶。受王嘉師。監于茲祥刑。屬音蜀

此豫告嗣孫而永祥刑之訓也。嗣孫謂世世諸侯嗣位者
也。上文曰。朕敬于刑。有德惟刑。又曰。民之亂罔不中。蓋典

獄者敬以求中。刑之中皆德之中也。德之中皆民之中也。左傳所以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。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。非以成德于刑之中者。成德于民之中乎。尙庶幾也。明聽者聽訓辭也。猶上文所謂皆聽朕言也。辭者訓辭也。以言哲人。卽上文所謂若古有訓也。非穆王自稱哲人也。極猶上文天罰不極之極。五極者蔡氏以爲五刑是也。猶鴻範於威用者言六極也。五刑皆以窮其罪。故曰五極焉。屬者上文所謂五刑之屬也。而五罰之屬在是矣。言嗣孫庶幾明聽之哉。古哲人惟五刑有無窮之訓辭。凡屬于五刑之極者。皆得中而有善。此所謂祥刑也。蓋當明聽其訓辭也。嘉善師衆也。民有民之中。是以謂之善衆也。祥刑者懲

不善以警衆。使不善者復善也。蔡氏曰。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。當監視于此祥刑。申言以結之也。○謹案尉繚有言曰。善審囚之情。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。笞人之背。灼人之脅。束人之指。而訊囚之情。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。是也。然非觀乎甫刑。其欲致善審之明也。可乎哉。故非觀乎無私。則不可以導明之原也。經曰。五過之疵。惟官。惟反。惟內。惟貨。惟來。而今皆絕焉。故曰。明清于單辭。又曰。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。蓋其導明之原也遠矣。非觀乎自勤。則不可以厲明之實也。經曰。今爾罔不由慰曰勤。爾罔或戒不勤。而今皆愼焉。故曰。灼于四方。罔不惟德之勤。故乃明于刑之中。蓋其厲明之實也大矣。非觀乎廣聽。則不

可以備明之用也。經曰：師聽五辭。又曰：簡孚有衆。惟貌有稽。周官所謂訊羣臣、訊羣吏、訊萬民者，皆其衆也。周官所謂辭聽、色聽、氣聽、耳聽、目聽者，皆其辭其貌也。而今皆考焉。故曰：明啓刑書，胥占，咸庶中正。蓋其備明之用也至矣。大傳稱孔子曰：甫刑可以觀誠明者，其有不觀乎？

尉音鬱
繚音僚

筭之累反
筭音豈
魯音
協勝平聲
酷苦沃反

述曰：吳志步騭傳云：明德慎罰，哲人惟刑。書傳所美，其讀此經，非也。哲人惟刑，無疆之辭，以一句讀也。或曰：此與墨子引哲民惟刑者例同。然則自民言之，哲民惟刑已乎？自君言之，哲人亦惟刑已乎？大學言聽訟必使無訟，何也？蔡傳云：哲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，其以一句讀也是矣。然以

辭爲譽辭。與僞傳略同。則上文所謂明聽者。何聽邪。且如非明聽。此訓辭也。則告嗣孫者。豈其備邪。或曰。明聽者。聽獄辭也。胡氏士行云。哲人則天理明。其於聽刑之際。雖僞辭無窮。而各附之極。刑無不中。斯慶豈外至乎。如其言。蓋哲人則絕句焉。於文未適也。江氏云。哲人惟于刑無竟之謝辭。此承上文明聽而言。蓋其明于聽獄也。如其言。則子路哲人也。片言可以折獄。豈必無竟之辭乎。窮極詳鴻範疏。詩思文毛傳云。極中也。僞傳云。折獄屬五常之中。蓋傳言五極。與易之三極例同。所謂民之中也。或曰。五極。五刑之中也。今攷於經。自罔中于信而外。其言中者九。皆無變文也。此下方言咸中。而於此釋極爲中焉。則複矣。嘉善師。

衆皆釋詁文。漢書藝文志云。尉繚子二十九篇。班氏自注云。六國時。顏師古云。尉。姓繚名也。今所引者。將理篇文。筆以竹爲之。蓋笞之具也。漢書刑灋志云。景帝詔曰。笞者。所以教之也。其定筆令楚義。詳堯典。扑刑疏。唐書云。太宗嘗觀明堂鍼灸圖。見人之五臟皆近背。詔罪人無得鞭背。蓋猶漢之笞法也。厲與勵通。